



正覺

電子報

37

- 鈍鳥與靈龜
- 我的菩提路
- 學佛的覺醒
- 導師之真實義
- 觸證如來藏就是真見道

2006.11.10

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
，六識身轉：謂眼識、耳鼻
舌身意識。

《解深密經》卷一

Adana consciousness sustains and establishes the functions of the six consciousnesses which include eye, ear, nose, tongue, body, and mind consciousnesses.

The Samdhinirmocana Sutra, Vol. 1

然此出離觀之親證者，若所證為聲聞法而非緣覺法，則於實證出離觀而滅盡五陰之後，心中必有一疑：疑無餘涅槃為斷滅境界。由有此疑，故不安隱。

是故阿含部經典中所載，曾有比丘為此而生諍論：無餘涅槃位中，是否有心獨存？若無一心獨存，則成斷滅；若是斷滅見，則如來滅度後成為斷滅空無，則為諸比丘所不能信受者。

是故有時互諍：如來涅槃後有，如來涅槃後無，如來涅槃後非有，如來涅槃後非無，如來涅槃後非有亦非無。

由是緣故，世尊為諸阿羅漢宣示：無餘涅槃之中雖無十八界法之任何一界存在，雖是完全無我，然有實際不滅而獨存，然有本際或名為我、或名為如、或名實際、或名大梵……者，離三界萬法厥然獨存，不受一切境界，無一切三界我之我與我所，故非斷滅。

諸阿羅漢比丘聞佛說已，不復生疑，方得安住。

《阿含正義》第一輯

However if what one personally realizes is the detachment view of the sound-hearer rather than the solitary-realizer, he will suspect the remainderless-nirvana to be nihilistic when he realizes the detachment and extinguishes the five aggregates. Due to the suspicion, he will not be able to stay tranquil.

As a result, there have been arguments among *bhikkus* (monks) on this subject in *The Agama Sutras*: “Is there a mind existing in the state of the remainderless-nirvana?” If not, then it became nihilism; and according to the nihilistic view, it would be nihilistic emptiness after Buddha’s decease. This was neither believable nor acceptable to the *bhikkus*.

So they argued back and forth: “After Buddha enters nirvana, there should be a being; there should be nothing; it should be non-being; it should be non-nothing; or it should be neither being nor nothing.”

Therefore, World-honored One disclosed to the *arhats*: “In remainderless-nirvana, there is not any dharma of the eighteen-divisions of sense, and is completely no self. Nevertheless, there is an imperishable Reality all alone. This Original Reality, sometimes named Self, Thus, Reality, or Great Brahma, etc., exists alone in remainderless-nirvana, independent of all dharmas of the three-realms. It is not subject to any state of mind, nor does It have self and the belongings of self within three-realms.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Original Reality, remainderless-nirvana is not nihilistic.”

After listening to what Buddha said, all *arhats* and *bhikkus* had no more doubt and could thus stay peaceful.

正覺電子報第37期

本期目錄

- ❁ 《鈍鳥與靈龜》(十二) ----- 平實導師 1
- ❁ 《我的菩提路》(二十一) ----- 周子全 24
- ❁ 《學佛的覺醒》(二) ----- 正枝居士 37
- ❁ 「導師」之真實義(三之三) ----- 正禮 46
- ❁ 觸證如來藏就是真見道(二之二) ---- 正鑫 62
- ❁ 愛別離——喪子發狂 ----- 佛典故事選輯 90
- ❁ 般若信箱 ----- 93
- ❁ 教學組公告 ----- 117



(連載十二)

第十章 眼見佛性

藍吉富先生言：【我之所以對宏智所撰的近首《鈍鳥》偈印象深刻，是因為該偈，常使我在腦子裡浮起宏智對大慧的無瞋風範，以及其對死亡一事的平常心，更使我感受到他的「生死一如」的境界。】此說誠然，藍先生勸誡大眾共同心儀於天童的無瞋風範，共同嚮往天童的生死一如境界，其心也善，誠應讚歎之。

然而藍先生接著說：【這一事例，使人覺察到：即使像大慧那樣曾經大悟的禪師，也並非必能完全通曉其他開悟者的境界。法海浩瀚，所悟唯見一滴。對於不同法門的容忍，其實是對全體真理的尊重，並非只是尋常的禮貌而已。】這一段話可就值得探究了！所以者何？謂以天童之悟境而欲與大慧相較者，殊不類也！絕對不可相提並論之。此謂大慧非唯明心而已，復又從學於 勤大師眼見佛性之境界，復依

勤大師之指示而參究，已過牢關，並已親受 勤大師之教導而開始修習種智及華嚴現觀境界。眼見佛性及修習種智、華嚴現觀等三種境界，都是天童到老仍望塵莫及者；天童既是心性淳善之人，而又已經明心，焉有可能不知大慧證境遠超自己？又焉有可能妄謗大慧之法及人？然而藍先生於此關鍵都無所知，便作如上一段言語，誠有大過也！如是輕啟評論大慧言語之端，於自己此世後世絕無所利也！

關於眼見佛性者，古來公案極少見，難可蒐羅，較著者為克勤大師之明心及見性二關同時完成者，白雲守端、五祖法演之見性部分，都無記錄留下，唯有 勤大師留下記錄；其入室弟子雖眾，未有得此者，唯有大慧宗杲禪師一人得之，今舉其開示為證；《列祖提綱錄》卷二云：

大慧杲禪師，今上皇帝〔宋孝宗〕在建邸，遣內知客入山供養羅漢祝聖，請陞座，〔大慧禪師開示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敢問大眾：作麼生是自彰底理？」舉起拂子云：「還見麼？」又擊禪床云：「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什麼？若向者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

語譯如下：【大慧宗杲禪師，當今皇帝尚在建邸皇太子位時，曾經派遣內知客入山供養羅漢，藉以祝禱宋高宗皇帝福德綿延；因此緣故而請大慧禪師陞座說法，大慧禪師開示道：「假使想要識得佛性的真實義，應當觀察時節因緣；時節因緣如果到了的時候，佛性的真實義理就會自然的彰顯出來了。敢問大

眾：怎麼樣是佛性自己彰顯出來的道理？」說完就舉起拂子說道：「還看見了沒有？」又拍禪床說道：「還聽聞到了沒有？聞見之中極為分明的，那是個什麼？如果向這裡提得去，皇恩與佛恩就一時報答完了。如果看不見，我徑山老人就為大家打葛藤去了！……。」】

大慧禪師既然一向都言「法不可見聞覺知」，此時為何又問見或不見、聞或不聞？似乎有自相違背之處。這就像是平實開示如來藏真心離見聞覺知；如是幫助大眾明心而證得離見聞覺知的如來藏以後，卻又引導同修們眼見佛性；見性以後，便以搖手示之，問伊看見了沒有？又指花兒、山河大地，問伊看見了沒有？又令於五塵中觀之，問伊看見了沒有？若道是明心與見性完全相同，則平實指示在山河大地事物下觀看佛性，豈非等於在山河大地上欲求眼見如來藏？豈可得之？是故，大慧所言見否？聞否？都非見聞如來藏也，正與平實同一作略。佛性不等於如來藏，但亦非如來藏，與如來藏不一亦不異，但亦一直不離六識心的見聞覺知性，但是眾生都看不見，二乘聖人也都看不見，所以錯會見性境界者，都是在六識心的見聞知覺等虛妄自性上面用心。這公案，是大慧特地舉出來教大家：除了明心以外，還得要在眼見佛性上面用心，不可單以明心開悟為滿足。

再舉一則大慧宗杲禪師已得眼見佛性證境之開示證明如下：

師一日云：「菩薩人眼見佛性，須是眼見始得。」（《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此即證明大慧禪師眼見佛性的開示語句。大慧禪師既然時時都說明心就是親證藏識，又常常說藏識離見聞覺知，如今卻又公開的問大家：聽見了沒有？看見了沒有？顯然不是在說聽見如來藏、看見如來藏，當然是說眼見佛性、聞見佛性；如今這二句話又說佛性得要眼見才算數，又不許學人落在六識見聞覺知的虛妄自性上面，那就顯示大慧所謂的眼見佛性，與平實今日舉揚《大般涅槃經》的眼見佛性，是一般無二的。這個證境，自古以來少人能證，非唯天童宏智不能證得而已。

亦如《指月錄》卷三十二載云：

師〔大慧宗杲〕云：「我平生好罵人，因看玄沙語錄，大喜他勘靈雲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可謂壁立萬仞。後來與靈雲說話了，卻云：『你恁麼，方始是徹。』後頭卻恁麼撒屎、撒尿。卻問圓悟：『如何？』悟笑云：『他後頭卻恁麼地，我也理會不得。』遂下來。歸到寮，方知玄沙大段作怪，遂舉似圓悟；悟笑云：『且喜你知。』晦堂云：『今時諸方，多是無此藥頭。』」師云：「切忌外人聞此粗言。菩薩人眼見佛性，須是眼見始得。」

非唯《指月錄》，《嘉泰普燈錄》卷十五中，亦如是記載之。

語譯如下：【大慧禪師說：「我平生常常罵人，有一天因為看到玄沙語錄，很喜歡他勘驗靈雲禪師時說：『很好啊！非常的好啊！我敢保證靈雲老兄還沒徹底弄通開悟境界呢！』這話真可說是壁立萬仞。可是玄沙後來與靈雲說過話了以後，卻又

說道：『你這樣子，才算是透徹了。』他後來卻是這樣子撒尿、撒尿。後來我就去問 圓悟大師：『這事兒究竟如何？』圓悟笑著說：『他後頭卻是這麼作，我也理會不得。』我問不到答案，就退下來。回到寮房時，方才知道玄沙這句話裡，真是大有文章，他真是作怪；我想通了，就去舉說給 圓悟聽；圓悟大師笑著說：『我倒很喜歡你已經知道了。』晦堂後來聽到了，就說：『現在諸方大師，大多是沒有這種助人手段的妙法。』大慧禪師接著又交待說：「千萬要小心，別讓外人聽到這種粗俗言語。真正行菩薩道的人所說的眼見佛性，必須是眼見了才算數。』】

如是眼見佛性境界，古來少人證之，天童亦未曾證之，何能知之？當然不敢自居於大慧證境之上；天童宏智正覺禪師設使今時在世，亦不能免除平實此語也！何謂耶？謂其明心及證牢關而不曾眼見佛性故。即此一著，不免語怯，何況能評論於大慧耶？昔時天童之所以心服大慧禪師者，非唯同是明心、同是徹悟之人故，實因大慧禪師之眼見佛性者，絕非天童之所能知，作夢亦難臆測也！復以大慧禪師不畏強權，敢言宋高宗之昏庸、之識人不明、之重用奸相秦檜，視生死為無物而敢向秦檜當面直言其謬，由是緣故雖然被貶，然而時人無不重之；以此二故，天童禪師傾心服膺。後來大慧因此被貶閩南十五年後，宋高宗命歸育王山住持，大慧禪師甫抵育王山，首要之務並非上堂說法，而是主動先往天童山會見正覺禪師，想要溝通默照禪之事，兩人從此便成莫逆之交。以是緣故，後來天童病危，自知捨壽時至，乃遺言座下弟子，並親寫遺書：奉請大慧

宗杲為其主持後事。大慧亦於接獲天童遺書後，當夜兼程趕到天童山，為他主持後事，不違所請。

綜觀天童正覺禪師之開示語錄、著作，迄未見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其已證得眼見佛性之證境。反觀大慧宗杲，始從其師祖 白雲守端之明心與見性，次由其師 克勤圓悟之證悟同時見性，及其自身對眼見佛性之證境與開示，皆非天童宏智之所能知、之所能證；天童乃是質直之人，心無詭曲，實事求是，並非心傲而喜於狡辯之人，是故對於大慧之證境，從無一語貶之；復更深心傾仰，引為道友至交。此都是禪門史實所載者。

後時誤會默照禪而墮離念靈知意識心之凡夫等人，為建立彼等誤會天童默照禪之離念靈知弘法根基，乃編造大慧前往天童探望病情、當場送終之故事，誣枉天童多害了一場病；並且直到今時仍在宣揚如是荒謬之假故事，致令天童直至如今已經千年，然而此病猶未痊癒，何等可笑？如今天童早已捨壽無病，時人卻仍將此病久抱不放，正是：天童不病、時人俱病。

復次，欲求眼見佛性者，更不宜以默照之法行之，仍應以話頭禪之方法行之，最為易入；是故默照之法，不論古今皆同一難：欲悟無門。由是緣故，天童禪師滅後不久，即已後繼無人，須由 克勤、虎丘、大慧一脈派人前往天童山弘法利眾、住持其寺務，令不敗落；譬如天童應庵曇華禪師之得法於大慧之師兄虎丘紹隆法脈：

隆興元年，是年六月十三日，天童應庵禪師曇華遷寂。

〔師〕姓江氏，蘄之黃梅人；生而奇傑，骨目聳秀。童

稚便厭世故，具決定志津濟群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明年為大僧，又明年杖錫參方，首謁隨州水南遂和上，染指法味。迺上雲居，圓悟禪師一見拊勞，痛與提策；以為法故服勞難事，趨走唯恐居後。會〔正好遇到〕悟〔克勤圓悟禪師〕入蜀，指似往見彰教隆于宣〔指示應庵往見住在彰教之紹隆禪師於宣地〕，隆〔紹隆禪師〕其〔圓悟禪師之子〕也。隆移虎丘，師實為先馳；未半載間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未幾，禮辭遊諸方，初分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蕪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婺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宗，末乃住今天童。《《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亦如天童山密庵和尚之出身於虎丘禪法：

釋咸傑，字密庵，福州鄭氏子也。其母夢廬山老僧入舍，遂舉師。自幼穎異過人，及壯剃髮進具；遍參知識，最後謁應庵華和尚〔克勤大師之法孫〕於衢州明果庵。一日問曰：「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破沙盆。」應庵領之，說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衣鉢，氣宇吞乾坤；卻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後出住衢州烏巨庵，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奉詔主徑山及靈隱。《《大明高僧傳》卷第八〈明州天童寺沙門釋咸傑傳七〉》

天童正覺禪師之後，第二代雖受大慧指派一人住持天童山，但終無法助益大眾悟入；後來改由克勤大師派人住持，而以勤

大師之禪法修行方得悟入，而 克勤與虎丘、大慧皆許天童弟子紹繼天童山法脈，繼續住持天童道場，並不收為己徒（但是天童山後人凡是親得正法者，皆主動紹繼 勤大師、虎丘紹隆法脈）。由是故知默照禪之行法，欲悟極難，非是大慧空口故謗之言也！

乃竟有近代禪人欲效天童正覺禪師之法，以默照之法修之，復不能知天童默照禪之私意，是故同墮離念靈知意識心境中，又無方法可以成就看話頭功夫，便編造「鈍鳥與靈龜」假公案，藉以誣衊天童禪師捨壽時大病而亡，進而編造大慧來探及當場親自送終，以便編造大慧禪師之被預記患瘡而亡故事；再以如是誣衊大慧之言，藉以反徵看話禪不能凌駕默照禪之上，以便廣弘其離念靈知之默照禪也！然而如是離念靈知之默照禪，其實並不是天童宏智禪師的默照禪真義。

復次，明心與見性二關，迥然大異；明心者，找到如來藏真實心，現觀其常住性、無生性、涅槃性、真如性、中道性，此名明心。然而明心之人，不能於山河大地上面看見自己的佛性，不能於他人身上看見自己的佛性；眼見佛性者，則悉能於山河大地上眼見自己之佛性。又觀我會中十餘人，亦能在平實教導之下，如平實一般，在山河大地上、在有情身上看見自己的佛性，並非明心親證如來藏者所能眼見，因為並不是在山河大地上面看見自己的如來藏；是故，明心不同於眼見佛性，是故方有我會中學員於明心之後撰寫見道報告；後來眼見佛性之時，又復寫作眼見佛性之報告以呈，由當代明心之後又復眼見佛性之事實，證明眼見佛性之異於明心者，二關之差異極大矣！

復次，明心者，悟後不論是否信受所悟之如來藏，乃至退失信心而否定所悟之如來藏以後，名之為退失者，然而彼所親證之如來藏都不會消失不見；但眼見佛性者即不然，不論其信或不信，乃至完全具足信心者，當他的定力退失時，其所眼見的佛性，即無法眼見分明而漸漸消失不見。但若再度補修定力之後，則於定力回復之時，其眼見佛性之境界及受用，隨即又回復如初。換句話說：明心後所證之如來藏證境永遠不會消失，與定力之退失與否無關；但眼見佛性之親證者，一旦定力退失時，則一定會失去眼見佛性的境界，僅餘者為仍然了知佛性之名義爾。由此可以證實明心與見性，是截然不同的二種證境，不可混為一譚。

復次，若人強言明心即是眼見佛性者，則有過失，與事實不符：眼見佛性者，能於他人親見他人之佛性，但也能於他人身上親見自己之佛性。明心者則唯能於他人身上親見他人之如來藏，不能於他人身上親見自己之如來藏；若明心即是見性者，則明心之人應都能於他人身上親見自己之如來藏；然而事實不然，是故明心不即是見性，大異於眼見佛性。至於其他更深細之差別，牽涉到「未入地菩薩的隨順佛性異於已入地菩薩隨順佛性」之密意，事涉種智，不宜於書中明言，暫且略之。是故，明心與見性二關是截然不同的，而未入地菩薩的隨順佛性與已入地菩薩的隨順佛性，也是截然不同的；眼見佛性為何又異於明心而能夠在山河大地上親見之？親見佛性遍滿山河大地虛空之中，卻又為何不在山河大地虛空之中？這其中的道理，都不是天童宏智未見之人所能得知者，更不是今時連明心

證境都不懂的凡夫與阿羅漢、辟支佛所能知之。所以眼見佛性境界，大異於明心，更異於凡夫所隨順的六識見聞知覺性；此一境界已非真正明心之人所能知之，更非凡夫與二乘愚痴聖人所能知之。

若人想要眼見佛性，看話頭是眼見佛性的唯一親證法門；捨此一門，則無門可入、無法可證、不能眼見分明（當然還得要依循佛之聖教，同時具足大福德與正確的慧力，才有可能眼見分明，不是只靠看話頭的功夫）。至於默照有無妄念之法，或求離念靈知境界者，都無法眼見佛性了了分明；如是之人，縱使有朝一日參出佛性名義時，則將成為解悟，一生中永與眼見佛性絕緣，永與六識的見聞覺知虛妄自性相應。由是緣故，平實勸請一切禪和，速速捨棄離念靈知境界，改以看話頭之法；既可鍛鍊眼見佛性之功夫，亦可早日觸證如來藏而明心。萬勿再以靜坐之法以求住入離念靈知境界。

第十一章 大慧禪師之心性

如前所舉，大慧禪師除了無我、無私以外，其慈悲助人心行，乃至兼及反對大慧者，都加以助益；譬如大力反對及攻擊大慧宗杲之李邴、鄭昂尚書，都在大慧幫助下悟入如來藏明心境界，即是現成事證。復次，大慧禪師亦是知恩而且平等之人，對於世俗利益，他總不想與人計較；譬如他的弟子萬菴禪師，曾經述說大慧宗杲破斥邪說不遺餘力，但是對私人利害之爭，卻是無所計較；乃至座下弟子對他作了不當的勸言，他也沒有抱怨責怪。有文為證：

萬菴顏和尚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參，持論諸方及曹洞宗旨不已〔評論當代的諸方禪師及曹洞宗旨的錯誤而未曾停止〕。次日音首座〔大慧之弟子〕謂先師〔大慧〕曰：『夫出世利生，素非細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救弊，不必取目前之快〔音首座以自己境界來衡量大慧，認為大慧評論諸方錯悟之師，是逞口舌之快而不是在幫助諸方大師改邪歸正〕。和尚前日作禪和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妄，況今登寶華王座、稱善知識耶？』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焉〔我只是晚上一時想到而說〕。』首座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稽首謝之〔大慧向弟子音首座稽首謝罪〕，首座猶說之不已。〔音首座仍然不停的指說大慧這個過失〕萬菴曰：「先師竄衡陽，賢侍者錄貶詞，揭示僧堂前，衲子如失父母、涕泗愁歎，居不遑處。音首座詣眾察白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陸沈下板緘默不言，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所應為者不止於是，爾等何苦自傷？昔慈明、瑯琊、谷泉、大愚，結伴參汾陽；適當西北用兵，遂易衣，混火隊中往。今徑山衡陽相去不遠，道路絕間關，山川無險阻，要見妙喜復何難乎？』由是一眾寂然，翌日相繼而去。」〈廬山智林集〉（《禪林寶訓》卷三）

如是，妙喜宗杲禪師評論諸方禪師及當時曹洞宗傳人的法義錯誤之處，雖受座下弟子音首座婦人之見所責，然而卻不覺得首座逾越弟子之分際，亦不當面置辯，反而稽首感謝音首座之規勸；卻於破邪顯正以救禪人一事，仍然終生行之不倦，其心性

之淳善，由此一公案可為明證也！對於音首座在大慧稽首謝罪之後仍然不斷指說大慧一事，大慧都沒有不悅之情。

不久以後，大慧被秦檜奏請宋高宗貶往閩南衡州，諸方曾被大慧指說法義有誤的大師們，就開始對大慧作種種人身攻擊；侍者了賢法師將諸方對大慧貶斥之詞，錄貼於僧堂前，大眾如失父母一般的愁嘆；後來，曾經勸止大慧破斥錯悟大師的音首座，一反以前處處干預大慧師父的作為，來到各堂僧寮勸解：「人生禍患是不能以苟且之心而求免除的，縱使妙喜師父一生都能像婦人之仁一般，猶如大地陸沉、忠臣揚棄奏板一樣都不對錯誤的事情提出他的看法，也就不會有今天被貶閩南的事情；可是先聖所應作的事情，其實還不止是師父今天所作的事而已（其實是應該更加大力的破斥邪說），你們又何苦如此的難過呢？以前慈明、瑯琊、谷泉、大愚四人，結伴往參汾陽善昭的時候，正好遇上西北正在戰爭，他們就改穿俗人的衣服，混在軍隊的伙夫中，這樣前往汾陽參學。如今我們住在徑山，與閩南的衡陽相去不遠，往來的道路上也沒有設立檢查關哨，山川道路都沒有阻隔，想要前去面見妙喜師父，又有何難呢？」說過這些話以後，大眾就停止了愁嘆之聲；第二天以後，眾人就相繼前往閩南衡陽親近大慧妙喜禪師了。所以大慧禪師是見義勇為、不顧己利、不圖私利，而且是肯接受諫言、不計較別人私德上的過失。

後來大慧被奸相秦檜貶到閩南之時，當時錯悟之人便藉機大力撻伐大慧宗杲。後世更有人寫書捏造事實，誣責大慧曾經毀罵勤大師，此事是否屬實？抑或仍是虎丘數傳之後人捏造

誣衊之詞？無妨再來考證一番，以明大慧之心性。

繼承虎丘禪師法脈之後人，既因住持天童山道場之故，每每舉提天童禪師之默照禪而同時弘揚之；然而傳至後來多代以後，漸漸專以默照禪弘揚之，卻又誤會天童禪師默照之意，漸漸墮於離念靈知心中，已非天童當年默照禪所弘揚之如來藏了。墮於離念靈知之故，每多不服大慧一宗以如來藏妙義而廣為禪門所推崇，故常編造大慧心性不佳之故事以誣之，非獨近代所編造的大慧探病於天童乃至罹瘡而亡一事也！有文為證，大慧入滅後約七十年間的《痴絕道冲禪師語錄》卷一有云：

昔日圓悟在京師天寧，忽罹丙午之變，虜人欲招二十禪講名僧，時妙喜亦預其選。妙喜是箇通身是眼底人，遂以計而脫歸。時圓悟移住金山，大慧至金山且過，極口罵圓悟云：「這老畜生！是什麼心行？卻令我從虜而去！」罵之不已。時知事頭首，白圓悟云：「杲兄在下面罵和尚，和尚也須作箇行遣。」圓悟遂削一條竹篋，集知事頭首，請大慧來。大慧至，圓悟云：「我教你去外國流通一支佛法，有甚不得處？卻只管罵我？你肚裏少我五百箇活馬騮在。」妙喜一聞此語，許多惡發當下冰釋。是知圓悟老人凡為學者，一動靜、一舉措，如善射者箭不虛發，若非妙喜點眼知人意，未免蕩而不反。時妙喜便欲謀住，圓悟云：「汝且去，恐有人不利於汝。」妙喜於是注臨川見韓子蒼，然妙喜不為圓悟之所留，因與子蒼夜話，尤極口罵圓悟。子蒼曰：「莫罵老和尚，我與老和尚相處

一平生，莫知老和尚底蘊。汝與我相聚不多時，傾蓋已盡，如何罵得老和尚？」妙喜云：「你俗漢，理會甚底？」遂珍重歇去。妙喜被子蒼一撈，一夜不安，千思萬慮揣摩胸中，遂乃歎服，自料不知圓悟之底蘊；於是夜起，扣子蒼堂門，子蒼云：「誰？」妙喜云：「某甲。」子蒼云：「你作什麼？」妙喜云：「我一夜思量，非特子蒼不知老和尚底蘊，我實不知老和尚底蘊。」子蒼云：「且去睡休，明日理會。」看他韓子蒼雖是箇俗漢，然它曾見作家來，便有解粘去縛底手段，使妙喜倒戈卸甲，不坐在是非得失裏，終欲窮圓悟之底蘊。來日子蒼云：「圓悟已住雲居，兄可歸雲居去。」然是時圓悟道尊一代，子蒼先遣書探圓悟口氣，然後津發。妙喜歸雲居，圓悟遂以第一座處之。

此是虎丘一脈後人，傳到南宋理宗皇帝淳祐十一年（公元1215年）時，開始對大慧捏造事實加以誣衊的第一個事件，捏造後隨即載入痴絕禪師的語錄中大力廣為流傳。然此中有種種不符史實之處，據《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載云：

虜人犯順，欲名僧十數北去；師為所挾，會天竺密三藏，日與論義，密尤敬服；尋得自便，趨吳門虎丘；聞圓悟遷雲居，欲往省覲。道金陵，待制韓公子蒼與語，喜之，以書聞樞密徐公師川曰：「頃見妙喜辯惠出流輩，又能道諸公之事業，袞袞不輟，實僧中祀梓也。」抵雲居，為眾第一座。

又據《僧寶正續傳》卷六，亦同樣如是記載：

虜人犯順，欲名僧十數比去，師為所挾；會天竺密三藏，日與論義，密尤敬服；尋得自便，趨吳門虎丘。聞園悟遷雲居，欲往省覲；道金陵，待制韓公子蒼與語，喜之；以書聞樞密徐公師川曰：「頃見妙喜辯慧出流輩，又能道諸公之事業，袞袞不倦，實僧中杞梓也！」抵雲居，為眾第一座。

二部禪史所載完全相同。這是禪門正史所載者，非如虎丘一脈後人痴絕禪師僅以一己之語錄，而對大慧加以捏造誣蔑，都只是一家之說也。所以，事實上是：

一、大慧是被胡人指定即將送往胡地的禪師，不是由 勤大師指派大慧作為彼寺前往應赴之禪師。痴絕法師既言「虜人欲招二十禪講名僧，時妙喜亦預其選」，則是胡人指定大慧為所選定之禪僧，不是由 勤大師指定大慧前往的，就不可能會有大慧回來以後，不服 勤大師指派他去，所以大罵 勤大師的事情。所以痴絕法師其實痴猶未絕也！其言自相顛倒故。

二、韓子蒼一生都執弟子之禮以事大慧宗杲，決無可能如同痴絕法師所說而訓示大慧宗杲，何況能如痴絕所言「有解粘去縛底手段，使妙喜倒戈卸甲，不坐在是非得失裏」？須知當時待制韓子蒼尚未得悟，乃是日後在大慧幫助下方始得悟者；是故韓子蒼雖與大慧誼屬 勤大師座下師兄弟身分，然而一生都視大慧如師，都與李商老一樣以師兄弟之身分而對大慧執弟子禮。既然韓子蒼當時尚未悟入，豈可能有解粘去縛底手段而幫助大慧悟入？更何況當時大慧禪師早已是悟入之後

分座說法而名聞諸方之大師，才會被胡帥指定為金人所要之禪師；被胡帥放回時，又何須未悟的韓子蒼來幫他去縛解粘？所以痴絕法師真是愚痴，導致說話顛倒不實。

三、大慧宗杲因為與天竺僧人詳論佛法之後，被大大的尊崇；後來又與胡帥義正詞嚴的對談以後，胡帥信受大慧所說因果之理，所以就被放歸了；放歸之時，克勤圓悟大師已離開京師而前往雲居山了；但是大慧並不知道大師何往，所以在一年餘之後前往虎丘紹隆禪師處暫住時，才得知克勤圓悟大師已在雲居山住持正法，並不是痴絕法師所說的在金山與勤大師相見而辱罵勤大師；而是被放回之後經過年餘之久，因為前往虎丘紹隆處暫住，方由師兄紹隆禪師處得悉勤大師移住雲居山，這已是一年餘以後的事情了！此時大慧方才得知勤大師在雲居山，因此由虎丘直接前往雲居山相助及服侍，並未先在金山與勤大師相見，何有可能發生大慧在金山辱罵勤大師之事？

四、至於前往雲居的中途，路過金陵而見到待制韓子蒼共話一事，已是在虎丘時決定前往雲居晉謁克勤大師之後，中路經過金陵時之事，不是先與韓子蒼在金山見面、誹謗克勤大師之後，被韓子蒼教訓、知過悔改而勸服，才轉為前往雲居山的；更不是他被金人放回時，勤大師仍在京師或在金山與大慧相見，而有辱罵斥責勤大師之事；因為他被金人放回時，勤大師已離開京師而前往雲居山住持正法了，二人並未在金山相會，怎會有在金山罵辱克勤大師之事？大慧既是先決定前往雲居山奉侍勤大師，才在啟程前往雲居山的半路經過金陵

而與待制韓子蒼相見，不是等到韓子蒼教訓以後才決定前往雲居山的，怎會有痴絕所說的被韓子蒼教訓的事？

五、據史實所載，大慧初抵雲居山時，勤大師早已虛其首座之位，以待大慧宗杲；大慧從虎丘出發，初抵雲居山時因為日頭已晚，所以次日隨即被勤大師任為首座，雲居山大眾因此大為喧嘩，對大慧都不服氣，這是禪門老參眾所週知之事。所以大慧被放回之後，初見勤大師時是在雲居山，這是他被胡帥放回之後首次見到勤大師，並不是痴絕所說的先在金山相見。大慧當晚草草暫住下來，次日隨即被任命為雲居山首座，何曾有先在金山辱罵勤大師之事？假使初見時有辱罵勤大師之事，焉有可能是在雲居山首次相見而次日隨即被任命為首座之事？

六、大慧離虎丘，路過金陵而到雲居山時，日頭已晚，次日隨即被任命為雲居山首座；以初來乍到之生分僧人，竟被委以住持以下、眾人之上之首座職務，可以行使法主和尚的度人職權；當時雲居山僧眾數百人悉皆不服，乃至大慧以首座職責而秉拂上堂開示時，出現了昭覺道元禪師大為不服而上前質問，所以才會有禪門膾炙人口的公案流傳至今。道元上前逼問：「眉間掛劍時如何？」大慧大聲回道：「血濺梵天！」勤大師恐怕雙方繼續爭執下去，便以手約住雙方，說：「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這是禪門老參眾皆熟知的歷史典故。可見大慧並未如同虎丘後人痴絕法師所說的「在金山相會時辱罵克勤大師」這只是虎丘後人想要貶抑大慧而捏造的事項罷了！

上來所說，並非平實所編造者，除了上來所舉禪門正史的二則記錄以外，別有史實記載為據；《五燈全書》卷四十三云：

師〔大慧〕往省觀，至山次日即請為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出問：「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悟於座下以手約曰：「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眾，叢林由是改觀。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庵以居，學者雲集。

語譯如下：【大慧禪師前往雲居山省觀 勤大師，到山的第二天就被聘請為首座。當時雲居山中其實還有很多龍象之輩，因為 圓悟大師到雲居山很久以來，一直都虛其首座之位而沒有任命誰為首座，道元法師等到大慧禪師一到就立即被任命為首座，心中就有不平之心。等到冬至那天大慧行使首座職務而秉拂上堂說禪時，道元法師就上前質問：「眉間掛劍時如何？」大慧答道：「血濺梵天！」 圓悟大師在座下伸手出來約住雙方都不要再說話，他說：「停住！停住！問得非常好，答覆更是奇妙。」道元這才沒有繼續質問而回座；叢林聽聞到這個公案以及 勤大師的評語，從此就對大慧極為推崇。後來 圓悟回四川故鄉養老，大慧不肯接受 圓悟派給他的雲居山住持位子，寧可讓與道元法師，所以他送走 圓悟大師以後，就收拾行囊去後山古時雲門禪師住的舊址大磐石上，誅茅建庵而居；後來學人聽到他在古雲門築庵而居，就又聚集到那裡與大慧禪師相聚學禪。】

以上都是禪門正史的記載，而非單屬某一祖師的語錄所

言。所以大慧被胡帥放歸之後，並不是隨即在汴京與 勤大師相見，也不曾在金山與 勤大師相見，而是年餘之後方在虎丘得知 勤大師住雲居山，才由虎丘直接前往雲居山首度相見的，怎會有被放回不久就在金山責罵 勤大師之事？可見是虎丘後人痴絕法師想要貶抑大慧而編造出來的故事，目的是藉著使人誤信大慧人格低下而不信大慧的看話禪，學人就會相信痴絕法師所弘傳的天童山默照而離念的意識境界禪法。

七、 勤大師是在大慧往赴胡帥之命時，就已離開汴京，不是在汴京等待大慧回來，也不是在金山等待大慧回來，有 勤大師親寫的文章為證：

……宗杲首座……〔我克勤圓悟〕因至誠語之〔「之」字謂大慧〕：「昔佛鑑與予，正起如是謗；但更絕意探蹟，當不較多。」後來驀然猛省，盡脫去機籌，知見玄妙，因謂渠云〔我克勤禪師因此而告訴大慧說〕：「正好參禪也！」即踊躍向前，從頭一加箴錐，始浩然大徹。予不喜得人，但喜此正法眼藏有覩得透徹底，可以起臨濟正宗〔我不是歡喜得某人證悟了，而是歡喜在這正法眼藏中有一個能夠看得透底人，可以大力發揚臨濟正宗的宗旨〕；遂於稠眾指出，令分座訓徒〔所以就在大眾中指出大慧宗杲，分我半座，命他代替我來訓示徒眾〕。久之，會都下擾攘，相與謀出汴〔分座度眾久了，正好遇到京都擾攘不安，我就與大慧互相討論應該離開汴江流域〕，臨分書此〔即將分離之時，我特別寫了這篇文章〕，以作別〔用來作為和大慧別離時的紀念〕。（《臨濟正宗記》部分文句）

胡人金朝攻佔京師以後，欲選著名禪僧十餘人回金國弘

法，當時由於大慧已經名聞諸方之故，亦在胡人選錄的名單中，並非痴絕法師所說由 勤大師指定大慧去赴胡帥之約。當時 勤大師眼見京師已非善地，正法於京師不能再有良好的作為了，所以大慧被金國選中而即將前去報到之時， 勤大師即與他討論到離開京師（汴江流域）之事，便寫了這篇文章讚歎大慧，文後才會說「**臨分書此，以作別**」，可見大慧赴胡帥之約時， 勤大師也同時離開汴京了，並沒有等待大慧被放回來時再相見。所以大慧被金朝選中而即將前往報到之時，已與 克勤大師商量離開京師的事情了， 勤大師不可能還在金山、京師等待大慧回來而被大慧辱罵；既決定在大慧應赴時就離開京師，與大慧再見之時遙遙無期（不曾想到大慧會被放回），當然會有文字相贈，所以 克勤大師寫了這篇短文附在《臨濟正宗記》內，送給大慧，以便大慧在他處可以作為已被 勤大師印證之證明。後來這篇文章在雲居山相聚時， 克勤大師又作了增補，把最後增補的文字作為《臨濟正宗記》後面的跋文了。這是有史實記錄的，也是 勤大師的親筆所寫史實；痴絕法師卻一心一意要貶低大慧，以便自宗可以繼續弘揚離念靈知的默照禪法，所以就違背史實而加以改說，用捏造的假事情來誣衊大慧。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 勤大師已在大慧的《臨濟正宗記》後面加上了補載文字，無意之間已為七十年後的大慧證明清白了；如今平實舉以為證，益發證明虎丘後人爭法統正宗之手段，已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由此可見，大慧被金人放回之後， 克勤大師早已離開汴京了，大慧當時根本就不知道 勤大師到何方去了，又怎能與

勤大師理論及辱罵 大師呢？大慧是因為去平江虎丘拜訪師兄紹隆禪師時，才知道 勤大師已在雲居住山，成為雲居山昭覺寺的住持方丈了，這時才動身前往雲居山，但這已是被胡人放回後年餘的事情了。大慧到雲居山時日頭已晚，所以次日才再度被 勤大師任命為首座。所以痴絕法師上文所謗者，都與史實所載不符，由此可見虎丘一脈數傳之後，到了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時，雖距大慧入滅不過六、七十年，卻已經是居心叵測了；他們為了力爭 勤大師的法脈正統，所以無所不用其極。

平實上述之言絕無虛妄，何以故？仍有 勤大師親寫之《臨濟正宗記》後面跋文為證：

間年餘，乃自平江虎丘，得得〔得得：心中歡喜得意之狀〕上歐阜；再集主山之次日，入首座寮，合山數百衲聳動。屢作師子吼，揭示室中，金捲、栗蓬、大鉗鍵本色，久參之流靡不欽服；而德性愈恬，穩洪無諍之風，怙怙不較勝負，只欲入深山幽谷，效古老火種刀耕，向鑿頭邊收拾、攻苦食淡。兄弟木餐澗飲，艸衣茅舍避世；俟時清平，即不廢悲願，真大丈夫；慷慨英靈奇傑之人，所歧步也！因再為細書，仍作此跋云。建炎三年四月十七日 住雲居山 圓悟禪師。（《禪門諸祖師偈頌》卷二）

語譯如下：【我與宗杲離別之後，相隔一年多，大慧才自平江虎丘知道我在雲居山住持，所以就歡喜的來到雲居歐阜；我們師徒再度集合於雲居主山的第二天，大慧就住入首座寮，當時全山數百僧眾都不服氣。大慧好幾次作獅子吼、破邪顯正，並且把他所作破邪顯正的內容，張貼在小參室中；像他這

種捲毛金獅、栗棘蓬、大鉗鎚的宗匠本色，凡是叢林久參之輩，沒有一個人不欽服他的。但是大慧並不因此而生慢心，他的德性反而越來越恬靜，保持著沉穩寬洪而無諍的風格，安靜恬然的不與人比較勝負，一心只想要進入深山幽谷中，效法古時長老的火種刀耕，想要向鑿頭邊收拾、專攻苦行、飲食清淡。我這個兄弟，喜歡吃水果、喝山溪裡的水，穿著草衣、住在茅草搭建的房舍中隱避世人；等到時節清平安定之時，就又不廢悲願而出來弘揚佛法，真是大丈夫的行為；這正是慷慨英靈奇傑之人，所應追隨的腳步也！因為再度相聚了，所以就再為他詳細的寫了這些話，仍然附在《臨濟正宗記》的後面，作為這篇記文後面的跋文。時間是在建炎三年四月十七日 住雲居山的圓悟禪師寫。】

這可是 勤大師與大慧在汴京離別一年餘以後，在雲居山再見大慧時親筆寫在《臨濟正宗記》後面跋文的證據。由此可知大慧被金朝胡人放回之後，並沒有在金山與 圓悟大師相見過，而是時隔年餘之後，才從平江虎丘知道了 勤大師的下落，才前往雲居山初次相見的，怎會在此之前先於金山相見而當眾辱罵 勤大師？而且，勤大師在文中不但說是時隔年餘才初次於雲居山相見，更說大慧是「得得」歡喜之狀來見 勤大師的，可見大慧根本就沒有對 勤大師生起過不滿之意；是故虎丘後人痴絕法師之言，都屬捏造誣衊之言也！由此可見虎丘數傳之後的傳人，其居心所在了。

以上是痴絕法師捏詞誣衊大慧禪師的事故，此時尚無大慧患背疽之傳說出現。大慧患背疽之事，始傳於明末崇禎年間。

然而捏造事實以貶大慧之事相，則是始肇於虎丘後人痴絕法師，其時間更早：這件大慧辱罵 勤大師的故事，是在南宋理宗嘉熙及淳祐年間（大約公元一二四〇年到一二五一年間）由虎丘傳人痴絕法師編造出來的；所以捏造假事件以謗大慧的事情，在南宋期間就已經開始了。可見虎丘一脈後人，感受到大慧一脈後人廣大聲勢的壓力，是始於南宋大慧入滅後六、七十年之間的事。不過短短六、七十年間，虎丘後人就開始編造不實事件而誣衊大慧宗杲，則更後住持天童山之虎丘後人繼編患背、看病於天童、斥天童侍者為鈍鳥、被天童指為靈龜而預記患背死亡等事，其事真假也就可想而知了！（待續）





(連載二十一)

周子全見道報告

一心頂禮本師 釋迦牟尼佛

一心頂禮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護法 韋陀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恩師 蕭平實菩薩摩訶薩、

親教師 張正園菩薩摩訶薩

我大約在十年前開始想要修行，那時在一些外道的道場裡學，例如：清海「無上師」、太極門……等。在這些外道的道場中，他們都宣稱他們能教人明心見性，然而在學了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在這些道場之中，都只有「明心見性」這四個字，而沒有明心見性的內涵，更沒有明心見性的方法。學了幾年之後，我覺得似乎不太對，於是我離開了。離開之後，我決定要自己讀佛經，於是我自己請佛經來讀。我讀了《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心經》《金剛經》《地藏經》《藥

師經》等，及《楞嚴經》和《法華經》的一部分。但是我讀了卻不能領受其中的意旨，覺得經中所說的聖妙境界只能用想像而無法親身體驗。當時也沒有好的老師可以指導我，雖然我也請了許多佛書回家讀，包含了許多顯密大師的著作。另外錄音帶、錄影帶及有線電視的佛教台，我也涉獵了一些，但是卻沒有一個相應的老師。雖然如此，在這段期間，我在中和市大華嚴寺海雲法師的座下皈依佛法僧三寶，正式成為佛弟子。

但由於入不了門，我有點兒想放棄修行。這時我開始接觸了南傳佛法，也就是解脫道的修行〔編案：不是大乘的佛菩提道〕。於是我買了許多南洋法師著作的中譯本回家讀，也請了整部四阿含。那時，我覺得相對於大乘佛法而言，小乘解脫道的修行切實可行，因為我對「五蘊、十八界的苦、空、無常、無我」多少能理解一些。我覺得若是我努力地修行，今生就算是修不到阿羅漢，至少也可以修到初果吧！只要再七次人、天往返即可成辦解脫果，如果是那樣，就太好了。不過由於南洋法師畢竟離我太遙遠了，若我有疑問，也不可能跑到越南、緬甸、泰國、寮國等地去問。就算我去了，語言也不通，而且《阿含經》翻譯成當地的文字，和中國字畢竟還是有很多的不同，恐怕也是問個雞同鴨講。當時我最想問的問題，是在《阿含經》中出現非常多次的「蘊處界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到底是什麼意思？「苦、空、無常、非我」我比較能體會，但「不異我、不相在」我就不懂了，不過始終沒有機會問。雖然一度想學習緬甸話再去拜緬甸籍印度大師——葛印卡老師為師（其師為烏巴慶大師），但是畢竟可行性不高，最後還是放棄了。不過我仍買了

他的內觀十日禪修的十卷錄音帶，反覆聽了大約五、六次，雖然沒有親身參加他的內觀十日禪修，可是在那時非常欽佩葛印卡老師的教法。

後來，我在有線電視台的節目中，看見台灣有一位在台南慈蓮寺的大願法師是專弘解脫道。那時非常地高興，因為大願法師在台灣，所以如果我有修行上的問題，就可以就近到台南去請教他了。大願法師所教的法，大致上與南洋法師所教的相同，是以數息法、四念處為最主要的修法，配合八正道、七覺支、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共三十七道品為全部的修行內容。大願法師認為所有的修行人，都應以四雙八輩〔編案：聲聞果之初果向、初果、二果向、二果……四果向、四果〕為努力修行的目標，在行住坐臥時包括打坐時，都心心念念放在四個念處上。那時，我對大願法師很信受，心中發願：有一天要去台南找他，並且在他的座下學習內觀禪修。

直到有一天，在有線電視台的佛教節目中，我聽到大願法師回答一位求法者的問題之後，我對大願法師失望了。那位求法者問了一個非常有智慧的問題，他問道：「請問法師，阿羅漢入了無餘依涅槃時的境界是怎麼樣？」我認為這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解脫道修行的極果就是阿羅漢，而阿羅漢色身死後，即進入了無餘依涅槃而不受後有，所以無餘依涅槃就是整個解脫道修行的最後目標，也是整個解脫道修行的最後歸依處，或者說是整個解脫道修行的終點站。若學人不知自己修行的目標、不知最後歸依處、不知終點在哪裡，等於是：只知道在方法上用功，而沒有明確目標地盲目追求。

但是，大願法師的回答卻讓我大失所望，他說：「阿羅漢入了無餘依涅槃時的境界是一件無記的事，因為問這個問題，對解脫道的修行並沒有幫助，所以你們不應該問這個問題，我也不會回答這個問題。這就好像是在問：『一根點燃的蠟燭燒完了之後，你問蠟燭上的火在哪裡？點火的蠟燭到哪裡去了』一樣，是沒有意義的問題。火滅了就滅了，蠟燭燒完了就燒完了，你還想找什麼呢？」他又說：「佛也是像我這樣回答這個問題的。」（註：由於是多年前從電視上聽到的，所以我只按照記憶中大願法師的意思，用自己的話描述，不過與大願法師所講的大致上應該是相同的。）雖然大願法師這麼說，可是我卻沒有辦法接受只有方法而沒有目標、沒有結果的修行。那時，我開始對佛法的修行產生了懷疑，因為大乘佛法太玄、太妙，我入不了門；小乘佛法目標又不明確，我不知為何而學佛？

後來，我的父親生病，住院開刀，在醫院大約住了兩個月。這段期間中，我在醫院照顧我的父親，經常利用空閒及夜晚的時間唸大悲咒為父親祈福，請求觀世音菩薩加持我的父親，讓父親的病早日康復。承蒙觀世音菩薩加持，父親開刀順利，不久便出院了。在住院期間，有一天，我在父親的病房外，護理站旁的結緣書架推車上，發現了蕭老師的書，印象中好像是《邪見與佛法》《我與無我》和《護法集》。我一拿到這些書，讀了幾頁，就感覺如獲至寶。細讀之後，發現蕭老師在書中講述佛法有條有理，絕不含糊籠統。尤其是從頭到尾以如來藏正理一以貫之，前後呼應，亦無衝突矛盾之處，比對大、小乘佛法皆能相符。以往我對大、小乘佛法的懷疑與不解，在

蕭老師的書中似乎(後來證實確實是)都能找到合情合理的解答。不僅如此，蕭老師亦在書中將解脫道與佛菩提道的內涵與修行的次第說明得很清楚，讓我不再感到無所適從、或是漫無目標。當天，我讀蕭老師的書，讀到睡著為止；隔天中午我就按照書中地址找到正覺講堂，可是講堂沒人在，一樓的警衛告訴我：「晚上才會有人。」我跟他說：「沒關係，我就等到晚上。」那天下午，我向父親告假，在講堂附近的公園看蕭老師的書，直到晚上六點，當場報名參加禪淨雙修班。

非常幸運地，我進入張正園老師的週五班，在禪淨雙修班二年半的課程中，張老師從基礎佛法開始教，包括了解脫道、佛菩提道、定力的修持、參禪的知見、條件與方法等，張老師幫我建立起正確而穩固的佛法、禪法基礎。張老師用調柔的身段與語言，不斷地鼓勵我們發起救護眾生、荷擔如來家業的菩提心；不厭其煩地解答我們在生活中、修行上的困惑與困難。我總是很期待星期五晚上的課，上課時我總是感覺精神奕奕，但每次都是在不知不覺之中，兩個鐘頭的課程就很快地過去，每次我都感到意猶未盡，直到禪三前結業那天都是如此。

我常感謝諸佛菩薩及蕭老師、張老師的幫助與厚愛，讓我能參加這次的禪三精進共修。在禪三期間蕭老師非常慈悲，不斷地在言談舉止當中，示現禪宗妙意給所有參加禪三的師兄姊。一開始，蕭老師就幫我們去除三縛結，讓所有的師兄姊少走一些冤枉路。後來就開始參究及小參。在第一輪的小參中，蕭老師看了我的禪三報名表後，問我：「在講堂做這麼多的義工，有沒有什麼心得？」我一下愣住了，不知道怎

知道是不是？請老師幫我看看。」陸老師看我一點信心都沒有，就苦笑著跟我說：「禪不是靠邏輯思考而得，若無觸證之體驗，就沒有功德受用，再去參！」

回到禪堂，我的心裡有兩種想法在交戰，第一個是：其實我悟的是對的，只是我太沒信心，所以陸老師不肯定我；第二個是：我弄錯了，其實根本不是這一個心。於是我就將原本所觸證的先放在一邊，再繼續用思惟觀的方式參究；可是只要我一不想那個原來所觸證的答案，馬上就變得昏昏沈沈的；所以拜佛時，當頭一碰到拜墊時就馬上睡著了。而且一直跑廁所，這時糾察老師何老師看到我這個樣子，就非常慈悲地對我說：「不要緊張，放輕鬆，只要在方法上用功就好了。」而我就這樣一下子昏昏沈沈地拜佛，一下子跑廁所；直到晚上時，我開始覺得不對，我想應該就是那個，只是我太沒信心了，所以陸老師才要我自己整理思惟，自己肯定自己所悟的內容。

於是我又舉手小參，這時監香老師是孫老師，孫老師問我體悟到了什麼？這次我肯定地對孫老師說明我所觸證到的內容。孫老師馬上反問我：「那不是□□嗎？」我的心裡偷笑，因為我已經問過自己這個問題了，我馬上回答：「□□是□□□□運作的□□，有了真心才會有□□，一個是□□的，一個是□□的□□，是不一樣的。」孫老師又問：「那個是不會六入的嗎？」我說：「是的。」孫老師問：「為什麼？」我說：「因為會六入的心是妄心，妄心決定了，真心□□□□□，所以真心是不管六入的。」孫老師微笑，並要我再把真心和妄心的差別整理得更清楚一些。今日第一天因為昏昏沈沈

的，所以晚上一早就跑去睡了，養足精神，明天再參。

第二天早上，我依照孫老師的指示，再把真心和妄心的差別仔細地思惟，發現真心與妄心真的完全不同，但是恰到好處地和諧運作；而且找到真心之前，真心就是如此；找到之後，祂還是一樣沒變，祂是那樣的平凡、實在，可是一般人怎麼會想到是祂？祂真的符合 蕭老師所說的：「非修行而得，非不修行而得。」也符合《心經》所說的「無智亦無得」，因為祂不分別六塵境，哪有什麼分別、智慧可說？悟前、悟後祂都是一個樣，果然是無所得。於是我又找孫老師小參，這次我一走到孫老師面前，就肯定地對孫老師說：「我百分之百肯定就是祂。」心之堅定，只差沒拍桌子而已。孫老師對我說：「那你把這條龍請出來給我看看。」我又愣住了，倒不是我請不出來，而是我老早就請出來了，孫老師是要我到哪裡去請另外一條龍呢？孫老師笑著對我說：「這是腦筋急轉彎喲！」我想：「好吧！您要我請，我就請。」於是□□□□然後□□，心想：「這□可不是隨隨便便□□喲！孫老師您可要看仔細了。」孫老師開心地笑了，又對我說：「你回禪堂把根、塵、識出生的順序弄清楚，這很重要喲！另外，不必再找糾察老師排小參了，我會替你安排小參。」這時我心想：「天啊！這是不是說我所觸到的心是對的？古今中外多少禪客每天朝朝暮暮，窮盡一生而找不到的真心如來藏，難道真的被我找到了嗎？」

回到禪堂座位，繼續整理思惟，心中更加篤定。中午過堂時，蕭老師老婆至極地引導及開示，例如要大家□□□□

□□，又在黑板上寫：△※&#○□◎，說是無生咒；另外一行又寫：一二三四五六七，我都能體會。蕭老師又說：「參禪要乖，才參得出來。」有位師姊答道：「我很乖呀！」蕭老師說：「等你破參了，你就知道你現在不乖。如果乖，你早就破參了。」那位師姊無言以對。我現在知道了：「真心最乖了，妄心若不乖，真的很難跟真心相應。想想過去還真是不乖呢？」在用齋時，我思惟所觸證的內容和佛經、蕭老師的書上寫的，及蕭老師、張老師上課講的內容，比對都符合，也開始懂得一些公案，所以是這個沒錯。但是心中又想：「如果等一下跟蕭老師小參時，蕭老師不肯我，怎麼辦？」這時蕭老師剛好走到我們這一桌旁邊，在開示的短暫空檔時間，突然面對我笑了一下，我心中暗喜，因為我知道這是蕭老告訴我：「就是這個，不要再懷疑了。」

回到禪堂，過了不久，糾察老師何老師通知我到小參室和蕭老師小參。進小參室，禮拜蕭老師之後，蕭老師問我：「悟到什麼？」我馬上回答：「□□□□就是。」蕭老師又問：「祂是不會六入的嗎？」「祂是離見聞覺知的嗎？」「祂能了眾生心行嗎？」由於這些問題，我已在觸證之後問過自己了，所以能回答無誤。蕭老師再問我更微細的問題，會的，我就依所觸證的內容回答；不會的，蕭老師也慈悲地引導我從理證及教證上去釐清。

蕭老師印證所悟的內容無誤之後，問我：「經上說：『□□□□，□□□□。』這個□□是指什麼？」我回答：「是如來藏。」蕭老師又問：「如果改成『□□□□，□□□□

□』，你覺得好不好？」我那時還不知 蕭老師的用意，直接回答：「也很好啊！」但想一想又說：「那樣的話，就講得太白了。」蕭老師點點頭。後來我又說：「可是，有好多的經典都講得很白呀！」蕭老師說：「對呀！可是眾生卻因為無明遮障而看不懂。」這時我才明白 蕭老師是要告訴我：「悟了之後，要像佛菩薩一樣，為了守護眾生的法身慧命，須要謹慎善護密意。」

後來我就按照 蕭老師的指示，在喝茶中體驗真心與妄心的差別及配合運作的情形。我才又發現，從真心與妄心的有無見聞覺知之體性上來說，兩者天差地別、截然不同；但是從配合運作□□□□□□來說，又是真妄和合。□□□□□都是非真非妄（不能只靠著真心或妄心可以完成），而且又是真妄合一（真心與妄心相互完美地搭配□□）。若無真心就無妄心現行（亦包括□□□□-□□-的現行）。若無妄心，真心亦無法表現出祂本來自性清淨無分別的體性。

最後一天，蕭老師要我們已破參的人比較張眼與閉眼走路時，真心與妄心及真妄和合的不同。我發現真心在……〔此段省略〕，而妄心之分別、了別智慧，就是了知。所以若閉眼走路，其結果必定是跌進路旁水溝之中，這是因為無知的緣故；所以若有人說他能「知而不分別」，那絕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真正不分別而有作用的，只有真心如來藏，而真心如來藏卻從來都無知，也就是從來都不曾對六塵見聞覺知；悟之前是如此，悟之後也是如此，真的是如如不動、始終如一呀！

在禪三期間，蕭老師非常地慈悲，運用所有可能的機會

示現禪的真義給所有參加的師兄姊；例如：有一次在講公案之前，投影片已經準備好之後，蕭老師遲遲不講公案，……〔此段省略〕。這跟《金剛經》中□□□□□□□□：【……〔此段省略〕】一樣，已經將佛法大意講清楚明白了。又如在經行時，蕭老師說：「楞伽經中說：□□□□□□、□□□□，是名□□□□□□□□。」其實已經將禪的答案送給每個人了。我那時就深深地感嘆：若無悟的因緣，任憑蕭老師再怎麼暗示、明示，還是不得悟入。禪雖然平凡、實在，但是要悟、還是非常的困難。說我之所以得入如來的無門之門，絕非我個人的能力所及，全靠諸佛菩薩、蕭老師、張老師的加持與教導。也要感謝陸老師、感謝孫老師、感謝所有的護三菩薩師兄、師姊，感謝我的父親、感謝我的母親，沒有你們，我絕對不可能會悟。

另外，我也要再感謝佛菩薩加持，讓我在第一天觸證之後，又在心外求法的那一天裡遮止我，讓我一直打瞌睡，一直跑廁所，讓我沒有誤入歧途。還有，我要感謝蕭老師和張老師幫我去除我見、去除得那麼乾淨；讓我在禪三前、禪三後的參究中，都沒有認取意識或意識的變相為真心如來藏。蕭老師和張老師都說：「參究的過程，同時也是不斷地去除我見的過程，而參究時可能會誤以為意識或意識的變相為真心，這時若思惟祂不符合佛所說的真心體性，就要丟掉再繼續參。」而我卻沒有這樣的過程，我想是因為由於蕭老師和張老師幫我去除我見，除得十分的乾淨，所以那樣的誤解，在我心中根本不可能會出現。感謝蕭老師、感謝張老師。

回家後，我開始重新閱讀蕭老師的書。尤其是公案拈提，

悟之前沒有一篇看得懂，悟了之後約有七、八成看得懂（剩下不懂的公案，我想還得增進我自己的差別智才看得懂，希望以後上增上班的時候，能夠逐漸增長自己的差別智）。每次看公案總是邊看邊笑，笑我以前怎麼那樣笨，都看不懂；笑我怎麼這麼好福氣，別人參了三十年，參了一輩子都不見得有入處，我只不過是學了二年半就明心了。同時亦感嘆眾生於生死輪迴中無有出期，亦再度發起了要生生世世追隨 蕭老師弘揚正法、摧邪顯正的大願。

參加禪三之前，我看 蕭老師的書——《入不二門》中的公案，印象最深刻的是「南泉斬貓」。當時雖然知道此公案說明了人人隨時隨地都在展現如來藏的體性，可是卻不知道是如何展現的。而現在每當我走在馬路上，我就會想起這個公案，然後看著路上每一個人為我講解佛法大意，我常常在馬路上就自顧自的笑了起來。

有一次在家廚房洗完碗之後，回想起 張老師要我們每位男眾師兄回家跟自己家裡的同修說：「從今起，家裡洗碗的工作就由我包下來了。」我當時即遵照 張老師的指示，跟我的老婆同修這麼說，之後也都這麼做。只可惜，我沒有在上禪三之前、在洗碗中悟得實相，真是辜負了 張老師的用心。想著、想著，我又法喜充滿的笑了起來。這時我的老婆同修走進廚房對我說：「你怎麼像個神經病一樣，一個人在這邊笑個不停？」我對她說：「如果有一天你悟了，你也會跟我一樣，像神經病一樣地笑，到時你就會知道我在笑什麼。」

佛恩！師恩！護法菩薩恩！禮謝不完！我發願：生生世世護持佛教正覺宗門正法，決不退轉，護持來正覺同修會修學之

菩薩們，盡全力報答師恩——令我再生之悲願大菩薩：

蕭平實菩薩摩訶薩

佛弟子 周子全 佛前頂禮

公元二〇〇四年四月十六日





學佛的覺醒

正枝居士

(連載二)

三、三乘菩提之分別：

佛法內容是什麼？一般人的瞭解就是：打坐、參禪、唸佛、法會誦經、四聖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斷煩惱或只是布施……等等。但是佛法就只有這些嗎？為什麼我們學了一世就只知道這些？為什麼我們參禪十幾年還是讀不懂公案、讀不懂經典？二乘聲聞、緣覺都已斷了見、思惑煩惱，證得了二乘菩提，成為二乘聖人了，為什麼還不是大乘法中的開悟聖者？雖不是凡夫了，為何還是被 佛陀說是愚於實相的愚人？二乘無學因 佛開示涅槃有本際，入涅槃以後非是斷滅，雖知而不能現觀無餘涅槃中的實際，故名為愚。那些二乘聖人不是也證了菩提嗎？為什麼二乘聖人還是不屬於大乘明心開悟的聖者呢？對於這些問題，您可曾想過？您如果拚命的以二乘聖人所修所證的解脫法門，來當作您的主要功課來修，想要在大乘法中明心開悟，那真是門兒都沒有。因為您把黃銅當作黃金在提煉，如何能煉得出金子來？因為您把修學的方向與內容弄錯

了，這種修法，哪輪得到您明心？別作夢了！

成佛之道不同於二乘菩提的解脫道，成佛之道也是有次第的，猶如學校的課程有次第安排，非是雜亂無章、漫無次第。大乘佛法是以第八識如來藏法門為根本，如來藏是佛法的精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三界境界都是依如來藏而建立的，故說三界唯心；離如來藏第八識則無一切法，故說萬法唯識。萬法是由八識心王共同成就的，若無八識心王，則無三界萬法，故說三界唯心。離如來藏第八識，亦無二乘菩提可言；因為二乘菩提所證的無餘涅槃中，就是如來藏離見聞覺知而獨自存在，是依如來藏離萬法的獨住境界而施設無餘涅槃的解脫境界，所以二乘菩提也是要以如來藏為根本的。

佛法有兩大部分：一、解脫道，二、佛菩提道。除此二道，別無佛法。有心求證佛法的佛子們！您說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這話沒有錯！但是萬千法門，到最後都只有歸入大乘佛法殿堂，回歸到如來藏——只有第八識如來藏才是真正的佛法，才能使二乘菩提的涅槃不會成為緣起性空的斷滅境界，二乘菩提的緣起性空必須以如來藏為前提來說，才不會成為斷見外道的戲論。離開了第八識如來藏，則無一切法可言。如果您所學的法門，不是以如來藏作為依止，而單說緣起性空、無常空，把緣起性空的二乘菩提當作是般若，那非是究竟佛法。下文會有所說明。

菩提者，意謂覺悟五蘊有情都無實我。依三種修證內容的不同，故佛法分為三乘：大乘、中乘、小乘，有三乘之別。二乘菩提是指小乘聲聞菩提與中乘緣覺菩提，大乘是指佛菩提。

聲聞菩提屬於修四聖諦法門而悟道的人，總稱為聲聞乘；緣覺菩提屬於修十二因緣觀行而悟道的人，總稱為緣覺乘。二乘菩提的修行，主要的內容是在斷我見、我執煩惱而解脫生死，出離三界輪迴的行門，這是解脫道的修行範疇，所以解脫道的內涵是講聲聞菩提與緣覺菩提；教導佛子依聲聞法四聖諦、八正道的菩提慧，依緣覺的因緣觀菩提慧，來斷除見惑與思惑煩惱而證得解脫果，出離三界生死輪迴的修道法門。

大乘的佛菩提法中，諸菩薩從佛世尊聞法信受，勤修精進，求佛智慧而開悟明心，證悟第八識如來藏；進而修學佛菩提的無生法忍，最後證得無上佛果，利益一切有情眾生，度化眾生出離生死，是名大乘，但是佛菩提的般若實相及無生法忍的智慧卻不共二乘。既然是修證的內容有所不同，就有必要清楚的了知您所修的法門是哪一種？三乘法門的內容有異有同，哪些是同？哪些是不共二乘的？皆要有所了知，不能盲修瞎練，倘若走錯了方向，如何能抵達自己設定的目標？

（一）解脫道的修法：

二乘人因怕生死輪迴，不想再受生死輪迴的繫縛而斷除我見與我執煩惱，證得解脫果，趕快出離三界輪迴生死。因此解脫道的意思就是如何來斷除我見及我執，出離三界生死。也就是說二乘菩提是以斷我見、我執煩惱而出離三界生死輪迴為修行的主要內容，關於大乘法的明心、見性而證知法界實相的事情，就可以不必管它。二乘菩提的解脫道，是以斷我見為起步，我見若不能斷除的話，其他就都免談。二乘菩提的解脫道也被含攝在佛菩提道中，是佛菩提道中的一小部分修證內容；而佛

菩提道的般若實相與無生法忍妙理，則不共二乘菩提，但是佛菩提所證的內容卻又函蓋了二乘菩提。二乘菩提的解脫道分為二種：

1. 聲聞菩提：

聲聞菩提所修的解脫道，是聞佛說法，依四聖諦、八正道的正理來修行，從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中如實的一一去作觀行，發現五蘊皆是緣生法，都是緣起性空的生滅法，所以無常、苦、空、無我，特別要注重如實了知識蘊的虛妄；因為識蘊的主要內容就是見聞覺知的心，可是見聞覺知心亦是緣生法、變異法、無常法，無有常住不壞的我；如是現前觀察，親自證實識蘊的緣起緣滅而無常住不壞的實質，故斷了我見，不再認色身為常住我，也不再認見聞覺知之妄心自我為常住不壞者。

在聲聞法中，只要是斷了我見，依斷除我見之知見，進而斷疑見、戒禁取見，就可以證得初果的解脫道。懂了，就是這麼簡單，原來初果是可以這樣證得的，不是很玄的。不清楚見惑內容的大師們，一生弄盡了十八般武藝，使得佛子們暈頭轉向，即使腿坐到斷了，仍然不知我見是什麼，就無法斷除我見與三縛結。家師最喜歡殺人，家師常說：「我最喜歡殺人，殺什麼呢？殺眾生的我見。」我見不殺掉，縱使有朝一日真的明心證悟了，心中也會懷疑而不敢承擔。

所以說我見斷了，就證得聲聞初果了，三縛結就斷除了；不退於初果的人，再進修而斷除我執與我所執，等到我所執與我執都斷除了以後，就證得了解脫果的極果了，死後就可以出

三界了。這是聲聞菩提所證解脫果，即是二乘菩提所證的解脫果之一，成為阿羅漢。雖然這時已經有了解脫道的無生智慧了，但是都還不知法界實相是什麼，因為還沒有證得第八識如來藏，不知道如來藏在哪裡。

2. 緣覺菩提：

緣覺菩提的解脫果是依於五蘊而現觀十二因緣法：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十二因緣在說明有情生死流轉的過程，生生世世、周而復始，至於無窮，皆是因緣而有，此有故彼有；如實現觀後，此滅故彼滅，把無明滅了，心的行不再出現，如是乃至生滅則老死滅，而證知一切法緣起性空，而斷我見我執，捨壽也是入無餘涅槃，不再輪轉生死。緣覺菩提的修證者，他所證的解脫果雖然是同於聲聞菩提阿羅漢的無餘涅槃，智慧也比阿羅漢深妙一些，但是對於大乘菩提而言，他仍是不能了知的，因為大乘菩提所證的第八識如來藏是什麼？第八識如來藏在哪裡，緣覺聖人仍然是不知道的。既不知如來藏在哪裡，就無法發起般若實相的智慧，所以無法成為實義菩薩。

（二）佛菩提的修法：

佛菩提又名大乘菩提，或名大菩提，依此菩提修行即能成佛，故名佛菩提。佛菩提是以親證第八識如來藏為其根本，就是以禪宗所說的開悟作為入門，開悟明心就是證得第八識如來藏，所以能現觀真實常住心的所在與體性。這是佛子們修學佛

法時所最期盼的，但是，往往卻沒有信心去實證；這個開悟明心的境界，就是大乘佛菩提的見道。能證悟明心，只是大乘般若實相智慧的總相智，又稱為根本無分別智；只是知道第八識真心許多表面中的一面，至於從別的方向觀察時有什麼不同？就不知道了；想要知道不同方向所看見的狀況，就得進修別相智，發起後得無分別智，這就是相見道位的修行。但這些都只是表面的觀察，至於如來藏心體裡面有些什麼內容，還是不清楚，因為這是無生法忍的部分，不是剛悟的人所能了知的；如同一部電腦，您只看到整台電腦的各部分外表，但是對於電腦裡面的零組件與功能都不很清楚，只知道是一部電腦不同角度的表相而已，這就是總相智與別相智。所以證悟如來藏而明心時，再依總相智才能真正的入門開始修學大乘佛法：進修別相智與一切種智，所以開悟明心只是修學佛菩提道的起步，只是剛進入佛教的內門，剛剛成為實義菩薩而已。

悟後起修的過程中，都是以所證悟的第八識真心為基礎，才能開始修學般若經典及方廣唯識經典中所說的有關第八識真心的體性，而了知祂為何是本來自性清淨心，又是如何的不生不滅，如何的不貪、不瞋、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等體性，又如何能出生七轉識、色法及一切萬法的功能性，第八識真心雖是清淨心卻含藏了七識心的染污種子等等，這些都要一一去了知與體驗，如同瞭解電腦裡面有哪些零組件，各有什麼作用與功能，都要去了知。您在悟後確實觀行，能確實的觀察到祂的自體性……等等，就說您有了般若的別相智。這就是悟後所要修學的般若慧——別相智。

依別相智的圓滿證得，才能修學一切種智；第八識如來藏含有無數的種子，這些種子有種種不同的作用，您都要去了知；一點一點的去了解，去體驗觀察。如同電腦裡面的全部零組件，是如何組合而完成一部電腦，這部電腦是如何運作的，都要知道。當您了知第八識如來藏中所含藏的一切種子的功能，有了這種智慧，就是一切種智的發起，在還沒有圓滿具足一切種智以前，就稱為道種智，這就是諸地菩薩的無生法忍智慧。從總相智、別相智到一切種智，如是次第精進，地地增上，到了最後對於一切種智您都能具足了知究竟無餘了，才能成就佛道，此時才算是真正成佛。這就是佛菩提道的修證法門。

般若智慧是從證得第八識如來藏作為基礎，才能漸漸出生的，所以證悟所生的般若智慧，又叫根本無分別智，因為第八識真心是無分別智的根本故，因為如來藏本就不分別一切法故，因為後得無分別智的發起，是以證得如來藏而現觀祂的無分別性作為根本故。悟後起修所學的別相智叫後得無分別智，後得無分別智的定義較為廣泛，函蓋別相智與一切種智。您證悟明心了，才能修學後得無分別智，後得智具足圓滿了就是成佛。因此而說般若實相的無分別智，就是法界體性智，因為法界萬法之根本就是如來藏，而如來藏從來就無分別，不是修行以後才變成沒有分別的；證得如來藏而了知祂的本來無分別性，所以有了無分別的智慧，就進入內門修學佛法了，就成為菩薩數中的一員了，這樣的開悟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親證實相心，是佛菩提道與二乘菩提截然不同之處，二乘菩提雖然證得解脫道，斷了我見與我執，捨壽時能入無餘涅槃；如不迴小

向大，修學大乘菩提，即不能證得佛菩提道。

大乘佛菩提道的解脫道，是從五蘊中用能分別的覺知心意識，去參禪而親證本來無分別的法界實相如來藏，就發起根本無分別智；證得根本無分別智後，依此第八識如來藏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的心性，來觀一切法皆是緣生緣滅，都是從第八識如來藏所生，現前觀察蘊處界空相而斷我見，成就菩薩初果。我見斷已，疑見及戒禁取見隨斷，是名三縛結斷。我見斷了之後，由於有證悟明心的功德，轉依第八識如來藏的清淨體性，漸漸轉變七識心的染污性為清淨性，最後我執也斷盡了。由於證悟實相，般若智慧漸漸生起了，就能修學別相智、種智，而有機會進入初地，乃至地地增上而邁向究竟佛地，這才是真正的佛菩提道。所以佛菩提道的修行，是以明心悟得第八識如來藏作為根本，悟後開始起修而至佛地。

所以說斷我見我執（斷見惑與思惑），在大乘解脫道與二乘解脫道中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說菩薩也要修學二乘菩提的斷我見與我執，同樣都必須修證解脫道，以此為基礎才能開悟明心，然後再進修種智；只是大乘佛菩提所證的解脫果，函蓋了法界實相的親證，所以必須明心；但二乘人是無法證悟明心的，除非是迴小向大而修學大乘法。二乘解脫道的修法，只能斷見、思惑煩惱而出離三界生死，不能成佛；因為沒有證得法界實相，所以無法發起般若實相智慧，必須再轉進大乘法中修學佛菩提道，才能成就佛道。因此對於證悟實相開悟明心而言，菩薩的入門，雖然函蓋了二乘菩提的斷我見、斷三縛結，但是明心的部分卻是不共二乘菩提的；二乘菩提只能證得解脫

果，無法證得實相心，這是其中最大的差別。從三乘菩提共法的修學來說，斷我見與我執而成為解脫道的無學，在這一部分是相同的；在斷我執之後則是分界點，二乘人在斷我執之後，捨壽必定會把自己滅了；五蘊、十八界都滅了，進入無餘涅槃時，因為十八界的我都滅了，我已經不存在了，就沒有我能了知實相心；而大乘菩提則必須同時修證般若總相智、別相智、一切種智，在斷盡我執的分界點之後，大乘菩薩不入無餘涅槃而轉入七地、八地，漸次進修而到佛地，廣度眾生利樂有情，盡未來際永無止盡，所以三乘菩提的內涵，有很大的不同，學佛而不是學阿羅漢的佛子們，對此應該有所瞭解。（待續）





「導師」 之真實義

(三之三)

— 正禮 —

應歸命真實導師，現獲大利

平實導師於十餘年前，自成無相念佛的功夫，於明心、見性後，貫通三乘法道，發起般若智慧，乃至親證種智，觀察佛教學人的苦惱而不忍見聖教衰微，不忍學人苦求正法不能證得，於是發起悲勇，出世弘法。自弘法以來，一向秉承中國謙遜傳統而自稱居士，即使是對於親自指導而親證如來藏發起般若智慧，乃至眼見佛性而證得如幻觀的從學弟子們，平實導師一向皆以師兄弟相稱，對於親手哺育法乳而終於能出世弘法的親教師們，亦以老師尊稱之。對於會中之種種庶務，亦與一切學人無異共同操持，乃至人手不足時，更身先士卒獨自辛勞。由於平實導師如此平易近人、極易親近的作風，性障深重之學人，便慢心高舉不知感恩，反而自以為是自己智慧高超故能破參明心；或身著福田衣，擁有僧寶身分就誤以為自己已經高貴於法身慧命的父母，忘卻自己能有所悟皆是平實導師之明白指示而一念相應，於是生起種種邪見，退轉於菩薩法

道，重新墮入惡見中而不自知，這都是緣於平實導師極為平實、極易親近而非高不可攀所致。

由於見到學人將世間的邪見俗情帶入正法道場中，對平實導師的平易近人中生起輕慢之心，於是親教師及職事等眾，逐漸勸止平實導師於道場中作諸庶務，於禪三活動中不可再如已往與眾學人一起勞動，弄得滿身塵汗，凡此種種皆是為覆護輕慢心重之學人。因為輕慢眾生見到平實導師操勞庶務而滿身塵汗，便以為平實導師德行與常人無異；或聞平實導師自謙居士，就認為平實導師的解脫功德和智慧證量與一般愚、凡居士相同，誤以為其住持佛教的功德不如身著福田衣之出家眾；乃至從學弟子明心之後，能略知般若而聽懂平實導師隱覆密意的種種說法後，便生起高慢，以為自己的智慧可與之相比；如是種種輕慢之行不一而足，乃至發生多次因慢、因私心不遂而退轉之事件。

凡此，皆是輕慢眾生之性障深重，只見表相、不見實德，只從表相上觀察在家出家身相而據以決定法義正謬，實無抉擇慧；又只觀察排場之大小而決斷解脫證量，實無解脫慧來作正斷；又以觀察世名之大小來決斷智慧證量，實無般若正慧來作正斷，因此無有智慧能正知聖位菩薩之無慢諸行，無有智慧能正知聖位菩薩解脫功德之所在而無絲毫果證身分的執著，更無智慧能正知聖位菩薩般若智慧及種智智慧之深妙難測。如此眾生輕慢真實僧寶之事再三而起，本會親教師及眾職事們見到末法眾生種種世間俗情，為令世間眾生於身口意不再熏習輕慢習氣，故應導正一切佛弟子，對於聖位菩薩應起敬重心，應於身

口意行熏習敬重尊長之正行，令於具足功德田及報恩田之真實三寶中種下廣大福德以獲大利。因此，應敬告一切佛弟子於聖位菩薩，應依其實際證德如實敬稱本會導師為 平實導師，應該虔敬歸命 平實導師，以獲得三乘佛法上之大福利。如此皆為一切佛弟子之法身慧命著想，終不效諸世間高推不實果證稱號之俗情。

云何應歸命於一切勝義菩薩僧，乃至示現在家相之大乘聖位菩薩導師？《長阿含經》卷二十：

爾時，地神即於座上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譬如淨潔白衣，易為受色。彼亦如是，信心清淨，遂得法眼，無有狐疑，見法決定，不墮惡趣，不向餘道，成就無畏，而白我〔我字是釋迦牟尼佛自稱〕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夷。」……〔水神〕白地神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夷。」……〔火神〕白二神〔地、水二神〕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夷。」……〔風神〕白三神〔地、水、火三神〕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盡形壽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聽我於正法中為優婆夷。」

上述《長阿含經》記載，地神於 世尊的開示下得法眼淨，證得初果須陀洹，並受三歸、五戒而成為優婆夷。優婆夷地神知水神有邪見而導正之，令水神親證初果須陀洹，水神便向優婆

夷地神自誓三歸、受持五戒，由地神為其證明三歸、五戒；接著，火神的邪見轉由地神與水神的開示而導正，火神因此亦親證初果須陀洹而向地神及水神自誓三歸、受持五戒；最後是風神由以上三神的因緣而輾轉得證初果，亦向地、水、火等三神自誓三歸、受持五戒。

阿含經中說地水火風四神皆是優婆夷，可見證得沙門初果的優婆夷即是佛門聲聞法中的勝義僧寶，不論其身相是出家或在家，不論其身相是男相或是女相，皆可以為他人說三歸、授五戒。聲聞教中的在家初果人所證既是沙門果，既是聲聞聖僧，故於大乘通教中的菩薩初果須陀洹，不論身相是在家或出家，當然亦是勝義菩薩僧，也可以傳授三歸、五戒；那麼菩薩二果斯陀含，乃至菩薩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羅漢之聖位菩薩，不論出家抑或在家，更具有傳授三歸五戒之德行，得為人間一切菩薩之所歸依。由此可知地水火風四神皆依聲聞法證果及持在家五戒而傳授他人三歸、五戒，因此示現在家身相及女相之證果優婆夷亦可傳授三歸、五戒，只受限制不傳授聲聞出家戒，這是阿含經中清楚記載的史實，也是聲聞法中的在家戒律行儀。聲聞法中已經如是，大乘菩薩戒更不論色身表相，只論有無菩薩戒體及般若、種智之實際證德。

從此亦可知道，原始佛法 世尊演教的中後期（第二、三轉法輪時期），宣講般若中觀及唯識種智而建立大乘菩薩僧團後，即是以菩薩戒為正解脫戒，整個教團是以菩薩戒為主的，比丘戒或比丘尼戒則成為大乘法中的別解脫戒，只是大乘僧團中的出家菩薩作為處眾行止威儀之規範，故在大乘僧團中，出家戒

已成為別解脫戒而非正戒了。許多阿含部的經典其實本是大乘經典，但是由於聲聞羅漢對於大乘經典的般若、種智內涵不能生起勝解，故不能成就念心所而無法正確的記憶，因此只能記憶與解脫道相關的內容，後來就結集成為解脫道的經典。四大部阿含中如是依止大乘菩薩戒的記載並不是孤例，譬如《雜阿含經》卷三十三：

摩訶男！若**優婆塞**成就如是十六法者，彼諸大眾悉詣其所，謂：婆羅門眾、刹利眾、長者眾、**沙門眾**。於諸眾中威德顯曜，譬如日輪，初、中及後，光明顯照。如是優婆塞十六法成就者，初、中及後，威德顯照。如是，摩訶男！若優婆塞十六法成就者，世間難得。

經中說明優婆塞具有十六法時，國王、大臣、居士長者，乃至出家之沙門眾，都應該親近供養而受學。大乘初地以上聖位菩薩即具足十六法，是為世間難得親值之聖人，故為一切佛門四眾之所應歸命者。因此，大乘菩薩法道其實是整體佛教的主要教法，是具足 佛陀本懷的三乘法義住持者，是一切佛弟子之所應遵循者，不論出家或在家者。再如《長阿含經》卷七：

爾時，**童女迦葉**與**五百比丘**遊行拘薩羅國，漸詣斯波醯婆羅門村。……時，斯波醯村人聞**童女迦葉**與**五百比丘**，從拘薩羅國漸至此尸舍婆林，自相謂言：「此童女迦葉有大名聞，已得羅漢，耆舊長宿，多聞廣博，聰明叡智，辯才應機，善於談論，今得見者，不亦善哉。」

上述經文是《長阿含經》第二分《弊宿經》第三的記載，經文

中記載示現在家相及女相的優婆夷童女率領五百比丘遊行人間；若依聲聞戒，比丘尼見到比丘尚且應行八敬法，何況示現在家相又是女相的優婆夷迦葉，如何能率領五百比丘遊行人間？而五百比丘又皆願意接受其領導？可見此五百比丘也是依大乘菩薩戒為正解脫戒，以聲聞戒為別解脫威儀戒之出家菩薩，因此不受聲聞戒法的限制而接受優婆夷童女的領導與教導；乃至其中或有出家聲聞，亦要歸依優婆夷童女的領導與教誡，這是因為世尊曾明文訓誡一切聲聞緣覺皆應供養、承事、守護已有實證的勝義菩薩故（見後引證）。童女迦葉已經證得阿羅漢果，可知示現在家相及女相的菩薩，於解脫道的證德是與示現出家相及男相的聲聞或菩薩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於佛法中解脫與智慧的證德，與示現出家或在家相、示現男相或女相，是毫無關聯的。而且依此優婆夷童女的解脫證德果位及經中描述的智慧來說，此迦葉童女必是初地聖位以上的菩薩，是為實義之導師，是佛陀入滅後一切人天及佛門四眾之導師。

因此佛世原始佛法時期，世尊第二、第三轉法輪弘法的中、後期，完全是以大乘菩薩法義教導一切的佛弟子，並且一切行儀皆以大乘菩薩戒為主要的依止，一切聲聞羅漢也都共同聞熏，才會被結集在阿含部經中；也就是說，若有在家菩薩的證德高於出家者而共處時，則以證德為依歸，證德低者應依止於證德高者，完全不以出家或在家、男相或女相等表相為論；一切皆以實際的證德為論，令出家眾與在家眾不分彼此，皆能一心於佛法的證德上努力，令出家眾與在家眾皆和合互助，一致為弘傳聖教而努力，一切皆以實踐出世間法之正見及證德為

努力目標。

由此可見，示現在家相的優婆夷菩薩須陀洹，尚且可以為人傳授三歸五戒，得為一切凡夫眾生之歸依處；初地以上之聖位菩薩，凡夫四眾如何不應歸依？乃至五百比丘中亦應有初果、二果、三果乃至四果之證量者，尚且歸依聖位的童女迦葉，何況是末法未證道果之比丘、比丘尼眾，如何不歸依於聖位菩薩而失去大利益？聖位菩薩示現於世間是難可值遇的，乃是百千萬劫難以值遇之大福田，而且一切聖位菩薩常現在家相者，乃是因為無慢的緣故，不是好為人師的緣故；亦是不求世間人恭敬的緣故，為能於無量眾生處廣施福德的緣故，因此諸地聖位菩薩常現在家身相，乃至等覺菩薩亦常現在家身相。《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一：

其名曰毘陀婆羅菩薩（秦言善守）、闍那伽羅菩薩（秦言寶積）、導師菩薩、那羅達菩薩、星得菩薩、水天菩薩、主天菩薩、大意菩薩、益意菩薩、增意菩薩、不虛見菩薩、善進菩薩、勢勝菩薩、常勤菩薩、不捨精進菩薩、日藏菩薩、不缺意菩薩、觀世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秦言妙德）、執寶印菩薩、常舉手菩薩、彌勒菩薩，如是等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諸菩薩摩訶薩一切菩薩，皆是補處紹尊位者。

《大智度論》卷七對上述經文的解釋如下：

如是等諸菩薩，共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問曰：「如是菩薩眾多，何以獨說二十二菩薩名？」答曰：「諸菩

薩無量千萬億說不可盡，若都說者，文字所不能載。復次是中二種菩薩：居家、出家。善守等十六菩薩是居家菩薩〔導師菩薩是其中之一〕，毘陀婆羅居士菩薩是王舍城舊人，寶積王子菩薩是毘耶離國人，星得長者子菩薩是瞻波國人，導師居士菩薩是舍婆提國人，那羅達婆羅門菩薩是彌梯羅國人，水天優婆塞菩薩。慈氏、妙德菩薩等是出家菩薩，觀世音菩薩等從他方佛土來。若說居家，攝一切居家菩薩；出家、他方亦如是。」

聖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時，亦說菩薩有在家、出家二種，而且等覺位菩薩有許多示現在家相，數量上甚至超過出家相很多，這是因為菩薩行四攝法時，示現在家相易於圓滿，所以般若經中列舉二十二位等覺菩薩中，就有十六位是示現在家相的。其中更有名號為導師居士菩薩，可以知道聖位菩薩示現在家居士身相，仍然是為導護眾生能於如來正法中，廣植福德，作為眾生依止之導師，所以一切佛門四眾皆應歸命於具導師實德之聖位菩薩；若無聖位菩薩時，應歸命大乘賢位已悟之菩薩，不論其身相；諸凡夫出家菩薩都不應以出家或在家之身相而自限，喪失大利益。即使是出家菩薩的文殊、普賢、觀世音、大勢至菩薩，也都以在家身相示現。佛世的彌勒比丘，今在兜率天中也是示現在家相，但亦無礙於等覺位聖僧的實質。故大乘法中的僧寶及歸依，只論實證或未證，不論身相的出家或在家。

此外，末法中之佛弟子，應特別注意此一事實：末法時節現出家相之大乘僧寶中，邪師說法者如恆河沙。若有輕慢無智

之人，只重表相而不見實義，不能安忍於聖位勝義菩薩僧（不論其在家相或出家相）出世弘法，為救護眾生而破斥邪見聲聞凡夫僧，即隨邪見聲聞凡夫僧而生毀謗者，即獲無間罪，非根本罪，捨壽墮無間地獄迅如射箭。故《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三說：

有五無間大罪惡業，何等為五？一者故思殺父，二者故思殺母，三者故思殺阿羅漢，四者**倒見破聲聞僧**，五者惡心出佛身血，如是五種，名為無間大罪惡業。

世尊於經中說五無間罪中**倒見破聲聞僧**，意思是說對於示現出家相或在家相的弘揚聲聞法僧眾所說正確的佛法，若是有人以錯誤的知見破之，不論在家、出家身相，都屬於犯無間大罪惡業，定墮無間大地獄中。至於倒見破勝義菩薩僧者，其罪業必然更重於以倒見破聲聞僧，說輕相即知重相故。反之，若有示現出家相的僧眾演說錯誤的佛法，若有人以正確的知見而破之，不論其人是在家、出家身相，不但不違犯無間罪，其實是有大功德；因為護持正法，令眾生正知福田衣所代表的佛法真正義理。因此，在家菩薩以正見破倒見聲聞僧，是護持佛教法衣之正知與正行，令 佛陀之解脫道不墮三界生死法中，是佛陀於《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所說的真實意旨，亦是一切佛弟子護持正法之所當為者。

世尊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中特別說明**倒見破聲聞僧**者犯五無間罪，顯示末法眾生常常只重出家之表相，對於示現在家相之勝義菩薩僧為護持如來正法，以**正見破倒見聲聞僧**之護法正行，心中不能安忍，因此常常毀謗在家勝義菩薩僧及其

所弘正法，反而犯下毀謗大乘勝義僧寶之五無間罪，捨壽後墮於無間重罪的無間地獄中。故 世尊特別舉示只有**倒見破聲聞僧**才犯五無間罪，**正見破倒見聲聞僧**者不犯。除了上述的道理外，《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一：

「善男子！是地藏菩薩摩訶薩具如是等無量無數不可思議殊勝功德，**與諸眷屬**欲來至此，先現如是神通之相。」世尊說是地藏菩薩諸功德已，爾時地藏菩薩摩訶薩，與八十百千那庾多頻跋羅菩薩，**以神通力現聲聞像**，從南方來至佛前住。

末法眾生無有智慧，不具擇法眼，又常不能安忍於佛法正義，只是一味看重出家身之表相，往往犯下毀謗在家勝義菩薩僧之五無間罪，來世將墮於無間地獄，而仍不能自知犯下毀謗勝義菩薩僧之過失。地藏王菩薩為等覺菩薩，與許許多多的眷屬，於他方世界皆是示現在家身相，然而於大集會中為了令唯重表相之娑婆世界末法眾生及地獄中的眾生信受佛語，特別**以神通力現聲聞像**。為何地藏王菩薩與諸眷屬，在地獄中也**以神通力現聲聞像**？因為，會淪墮於無間地獄之眾生，即是唯重出家表相之無智眾生，無法信受在家相的勝義菩薩僧及所說法而毀謗之，並且毀謗在家相的勝義菩薩僧以正法破倒見聲聞僧之護法正行，因此，悲心特重之 大願地藏王菩薩與其眷屬，皆**以神通力現聲聞像**以取信於地獄眾生，由地藏王菩薩及諸眷屬現出家相而作開示，令地獄眾生相信示現在家相之勝義菩薩僧是真實僧寶，令其懺悔以往所作之種種毀謗大乘真實三寶之大惡業，方能儘速消除大惡業而離開無間地獄。若不能懺悔

其大惡業者，則於無間地獄中難有出離之時。這就是為什麼 地藏王菩薩常在地獄救護眾生，而必須示現出家相之重要原因；因為只有示現出家相，看重表相的地獄眾生才會信受 地藏王菩薩之開示，若是 地藏王菩薩仍現在家相，著相的地獄眾生也是要毀謗他而無法救治。《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十：

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成此般若大甲冑輪，從初發心，一切五欲皆能除斷，得名菩薩摩訶薩也，超勝一切聲聞獨覺，普為一切聲聞獨覺作大福田，一切聲聞、獨覺乘等，皆應供養承事守護。

經中說勝義菩薩證得出世間般若的所依法——如來藏心，從初發心乃至一切五欲皆能斷除，皆是超勝於一切聲聞、緣覺等二乘人，一切二乘人皆應供養、承事、守護如是勝義菩薩，因為如是勝義菩薩是一切二乘人之真實福田。

云何勝義菩薩是一切二乘人之真實福田？勝義菩薩能以實證如來藏心之智慧，為聲聞、緣覺開示及作證：「滅盡蘊處界後不是斷滅境界，猶有如來藏心獨存而離一切覺觀境界。」護令聲聞、緣覺能斷我見，不落斷、常二見；令聲聞、緣覺具足法住智，不畏懼蘊處界之斷滅，進斷我執入無餘涅槃。勝義菩薩如此導護一切聲聞、緣覺，能令遠離邊執見而入無餘涅槃，故為一切聲聞、緣覺之真實福田；一切聲聞、緣覺，不論在家出家、初果至四果，乃至三明六通之大阿羅漢，皆應供養、承事、守護此初發心乃至一切五欲皆能斷除之勝義菩薩，乃至初地以上聖位菩薩更應供養、承事及守護，不論勝義菩薩及聖位菩薩是示現出家或在家的身相。

末法一切佛門四眾應該領受《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中世尊之開示，及地藏王菩薩與諸眷屬示現出家相之諄諄告誡，應該相信出家、在家之勝義菩薩僧是真實三寶，乃至在家勝義菩薩僧以正法破倒見聲聞僧是真正護持正法之正行，應該歸命之，能令吾人回歸正見的聲聞解脫道故；而且應該協助出家、在家勝義菩薩僧共同護持正法，令一切倒見聲聞僧儘速回歸正法，光耀正法，令聲聞解脫道正法久住世間。也能進一步修學大乘佛菩提道，證得佛菩提的見道功德，生起般若實相智慧，乃至進而修學一切種智，超劫位階初地心中。

另外，要特別提醒一切佛弟子，導師一名為假施設；敬稱平實導師是為尊重大乘菩薩僧，熏習身口意清淨及恭敬之業，種植福田，避免熏習輕慢身口意業，而喪失親證大乘法之法緣；所言**不應稱呼釋印順為導師者**，為避免熏習錯誤之身口意業，避免隨喜於大妄語業中，墮於惡行共業中；此即是**應稱名導師或不應稱名導師**二語之用意所在。

平實導師弘法十餘年以來，凡所作為皆為住持佛教正法命脈千年之計，皆為千年中之學佛眾生法身慧命能有歸依處，從不為世間名聞利養而起心動念。因為弘法前已得世間資財，法財之修集方面亦已明心、見性，乃至過牢關後，視世間名聞利養猶如白駒過隙，倏忽生滅；不論得與不得，都無關法身慧命，故視如草芥。平實導師從弘法以來，從不夤緣於諸方大師以求名聞或世利；對於從學弟子遭遇惡因緣而退轉者，皆藉救護從學弟子之因緣，不辭辛苦著作《平實書箋》《正法眼藏——護法集》《燈影》《識蘊真義》《真假開悟》等等，以廣破邪

見因緣，顯示愈來愈勝妙之道種智智慧。

於此等書中所說法義，同時亦證明 平實導師所教導的解脫道與佛菩提道次第，與三藏十二部教典完全契合，無有乖違處，並顯示大乘法道之內容與五十二位階成佛次第之傳授，確實是 世尊降生之一大事因緣，如是護持唯一佛乘正法。平實導師又著作《公案拈提》七輯，拈提抵制正法、毀謗正法之諸方錯悟法師及外道，救護錯悟諸師、外道及其從學者回歸正法，並且護持一切不抵制正法、不毀謗正法之諸方默默為正法耕耘之大、小法師及居士們，可以有一線空間接引初機學人入於正法中。乃至著作《甘露法語》、《狂密與真密》四輯、《邪見與佛法》，披露喇嘛教污穢邪淫、破壞正教之本質，救護正信佛弟子遠離外道法，亦消滅釋印順將喇嘛教引入佛門之大惡業。如此，著作書籍摧邪顯正，住持如來正法，救護一切佛門四眾弟子之法身慧命，及引導學人親證無生之種種殊勝正行，重現古時大乘實義氣象於今時，在在顯示 平實導師之解脫功德與智慧證量，非是三賢位勝義菩薩之所能成辦，故 平實導師十餘年來於佛教界中雖無導師之名，卻有導師之實德。

最後，一切佛弟子皆應仔細思惟「導師」之實義，仔細思惟如實敬稱 平實導師之真實功德，不應以世間俗情而依身相表象看待，譬如《雜阿含經》卷三十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竭提國人間遊行。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殘食人，從城至城，從聚落至聚落，人間遊行，至那羅聚落好衣菴羅園中。時有刀師氏聚落主是尼捷弟子，詣尼捷所，禮尼捷足，退坐一

面。爾時，尼捷語刀師氏聚落主：「汝能共沙門瞿曇作蒺藜論，令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耶？」聚落主言：「阿梨！我立何等論為蒺藜論，令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尼捷語聚落主言：「汝往詣沙門瞿曇所，作是問：『瞿曇！常願欲令諸家福利具足增長，作如是願、如是說不？』若答汝言『不』者，汝當問言：『沙門瞿曇！與凡愚夫有何等異？』若言『有』，願有說者，當復問言：『沙門瞿曇！若有如是願、如是說者，今云何於飢饉世，遊行人間，將諸大眾千二百五十比丘、千優婆塞、五百乞殘食人，從城至城，從村至村，損費世間？如大雨雹雨已，乃是減損，非增益也。瞿曇所說，殊不相應，不類不似，前後相違。』如是，聚落主！是名蒺藜論，令彼沙門瞿曇不得語，不得不語。」爾時，刀師氏聚落主受尼捷勸教已，詣佛所，恭敬問訊，恭敬問訊已，退坐一面。白佛：「瞿曇！常欲願令諸家福利增長不？」佛告聚落主：「如來長夜欲令諸家福利增長，亦常作是說。」聚落主言：「若如是者，云何，瞿曇！於飢饉世，人間乞食，將諸大眾」，乃至「不似不類，前後相違？」佛告聚落主：「我憶九十一劫以來，不見一人施一比丘，有盡有減。聚落主！汝觀今日有人家大富，多錢財，多眷屬，多僕從，當知其家長夜好施，真實寂止，故致斯福利。」

一切外道皆是無智凡夫，其所見所求者只有世間的名聞利養；除此之外，無有能見聲聞解脫之功德及佛之功德。外道六

師無有正法，本非人天福田，但是貪圖世間的名聞利養，因此見到 世尊率領比丘、居士以及求乞殘食人，遊行人間時，便挑撥聚落主前來質問 世尊：乞食是取得世間人的財物，如何是給予世間人福利？然而 世尊帶領比丘、居士及正信的求乞殘食人，由世間人供養資生之用，皆是為世間人種下未來的世間及出世間善果之因，是與眾生福利，不是與諸外道爭奪世間供養。然而，外道六師以己之心、況彼之行，便認為佛教四眾與之爭奪名聞利養，因為無有智慧能知諸佛菩薩之慈悲與功德之所在也。

名聞利養是外道凡夫之所看重者，卻是諸佛、菩薩之所輕賤者，因為看重世間的名聞利養是三界生死之法，諸佛、菩薩早已遠離三界生死之法。諸佛、菩薩具足名聞利養者，是諸佛、菩薩久遠劫來救護眾生之功德所顯現，亦為眾生作為功德田及報恩田，令諸眾生得以廣植福德而得去除種種身心諸惡行，種下當生或者來生得度之因緣。若有佛弟子不能於諸佛、菩薩生信而起恭敬心，不能見諸佛、菩薩具足名聞利養實是為佛弟子作廣大福田之恩德者，即是學諸外道凡夫作蒺藜論，是為外道，非是正知正見佛弟子之所應行，即是毀謗勝義三寶之惡行，獲無間大惡罪業。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百二十云：

彼諸菩薩為我等說大菩提道，即我良伴，亦我導師。

平實導師自出世弘法以來，皆欲令一切佛弟子親證佛菩提，所有說法及拈提諸方，亦皆是欲令一切邪見眾生回歸正

法，進而親證佛菩提。因此，鼓舞一切佛弟子、開示一切佛弟子：佛菩提道真實可證，如來藏真實可證。本會已有 300 餘位明心、十餘位明心復又眼見佛性之佛弟子，皆是親證實相而且每年持續增加中，可以作證。又觀 平實導師出世弘法以來，不曾受人點滴錢財寶物供養，更不曾如同密宗喇嘛一般領受女弟子色身供養，反而捐輸自身擁有之錢財，用以護持正法，而不接受禮拜恭敬，如是視世間名聲、利養、恭敬如同草芥；又示現解脫功德及道種智，故說已有導師之實。如此大善知識，實是我等佛弟子之法身慧命父母，佛道上之良師、益友，是導護我等不入歧途之實義導師。祈願一切佛弟子，審慎思惟導師之真實義；實義導師住世弘法，亦如優曇鉢花，時乃一現。求證佛菩提之有志佛子，為獲大福利，盍興乎來！（全文完）



觸證如來藏就是真見道

(二之二)

—正鑫—

四、「道」的誤解

這位同修曾告訴某些師兄說：「正覺同修會所證與二乘相同。」我們正覺同修會所證真的和二乘的所證相同嗎？不過讓人覺得很奇怪的是：他質疑否定正覺同修會的大乘法，所引用的卻又多是與二乘有關的資料。二乘見「道」所悟之「理」是什麼？事實上，大乘見「道」所悟之「理」是什麼？大乘、小乘之見道同是「見道」，但所悟之「理」是有所不同的，這是我們每個學人都必須先弄清楚的。

二乘初果的見「道」所悟之「理」是什麼？《中阿含經》卷一：「……住善法中，知苦如真，知苦習、知苦滅、知苦滅道如真，彼如是知、如是見，三結便盡，謂身見、戒取、疑；三結已盡，得須陀洹。」從以上所引的經文中，可以清楚的知道小乘聲聞的見道，就是對苦集滅道的四聖諦如實了知，如是知、如是見後，斷三縛結，就證得須陀洹果。如果更深入的說，二乘菩提之理，乃是於經行中觀察，及坐中之思惟，

以四念處觀而作觀行，現觀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之一一法中，皆悉緣起無常，無常則苦，苦故無我；觀察緣起無常，其性歸空，空故無我；然必須信受佛語：**無我中非是斷滅，無餘涅槃中實有本際識不滅，但不需證得本際識。**如是觀行而斷我見與我執，亦不墮於斷滅空之邪見中，證得解脫果。依無餘涅槃之本際識實存的知見，而現觀蘊處界緣起性空，親斷我見與我執，親證「蘊處界無我」之世間事實，不必實證本際第八識，信受無餘涅槃中有本際識獨存而非斷滅空，捨身後能出離三界中之分段生死輪迴，即是二乘菩提證果之真實「理」。

大乘見「道」所悟之「理」又是什麼？

〔一〕、《大乘莊嚴經論》卷二：「釋曰：已說隨順修行，次說第一義相。偈曰：『非有亦非無，非如亦非異，非生亦非滅，非增亦非減，非淨非不淨，此五無二相，是名第一義，行者應當知。』」

〔二〕、又《大乘莊嚴經論》卷二：「從彼後現見法界，了達所有二相，即解脫能執所執。偈曰：『心外無有物，物無心亦無。以解二無故，善住真法界。』釋曰：此偈顯第三見道位，如彼現見法界故，解心外無有所取物，所取物無故；亦無能取心，由離所取能取二相故。」

〔一〕中的「非有亦非無，非如亦非異，非生亦非滅，非增亦非減，非淨非不淨」五句，是在說明如來藏不落二邊，是中道的體性，與《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所說「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無有二致。〔二〕中的「心外無有所取物，所取物無故，亦無能取心，由離所取能取二相故」，即

是《成唯識論》所說「二空所顯真理」。而「現見法界」的意思就是現前證得能夠出生一切法的第一義心。由以上所引《大乘莊嚴經論》的文字中，無著菩薩已很清楚的告訴我們「現見法界」就是見道。所以大乘菩薩的見道，所悟之「理」就是證得無二相的離能取所取的第一義心，又名法界、如來藏、阿賴耶識、空性心……。

《成唯識論》卷三：

已入見道諸菩薩眾得真現觀，名為勝者，彼能證、解阿賴耶識；故我世尊正為開示。或諸菩薩皆名勝者，雖見道前未能證、解阿賴耶識，而能信解，求彼轉依，故亦為說：非諸轉識有如是義。解深密經亦作是說：「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

白話解釋如下：

玄奘菩薩開示說：「所有已經入見道位，對阿賴耶識可以真實現觀的菩薩們，都稱為勝者——超勝凡、愚的人，因為他們能夠親證阿賴耶識、並且如實理解 佛陀開示阿賴耶識心法開示的義理；所以我們的 佛陀世尊很鄭重的為他們開示這個道理。或者還有許多菩薩都可以稱為勝者，雖然他們在入見道位之前，還沒有親證及如實理解 佛陀有關阿賴耶識心開示的義理，可是他們深信佛語所說有個阿賴耶識心真實存在、也能理解 佛陀對於阿賴耶識心開示的義理，並希望自己見聞覺知心能夠轉依阿賴耶識心的無分別體性，所以 佛陀也為這些信

願具足之菩薩們開示。並不是由於那些會生滅、會轉變體性的七識心可以具有見道所證解或深智菩薩所信解的阿賴耶識心的體性，而可以引來說明見道就是證、解阿賴耶識心體。佛陀在《解深密經》中也這樣宣說：『阿陀那識是有情生命的實相，萬法的根源，祂的行相非常的深妙微細，所以眾生很難觸證到祂。祂含藏著無量無邊法的種子，這一切的種子不停地流注著，就如同瀑布的流水一樣，速度非常的快，一般的眾生都沒有能力察覺到它；因此對於沒有親證阿陀那識的一般凡夫及二乘證果的愚人，我便不會向他們開示演說這個道理，恐怕他們對阿陀那識生起錯誤的分別思惟，將我所說的阿陀那識誤認為是見聞覺知的意識心我，而執著見聞覺知的意識心為常我。』

所以 玄奘菩薩開示是說：證得阿賴耶識而如實理解 佛陀對於有關阿賴耶識心開示之義理的菩薩們，就是勝者，就是對阿賴耶識心體得真現觀的人，就是已入見道位的人。而「未能證、解阿賴耶識」的人即在見道位前。由此可知證解阿賴耶識的人就是「真見道」的人。那位師兄顯然讀不懂這一段論文的意思，才會自己妄想另有別的大乘見道。

《成唯識論》卷九：「加行無間，此智生時，體會真如，名通達位；初照理故亦名見道。然此見道略說有二：一真見道，謂即所說無分別智，實證二空所顯真理；實斷二障分別隨眠，雖多剎那事方究竟，而相等故，總說一心。有義，此中二空二障，漸證漸斷，以有淺深麁細異故；有義，此中二空二障，頓證頓斷，由意樂力有堪能故。二相見道，此復有

二。……」

有些人讀《成唯識論》時，因陷入文字的迷障中，而對玄奘菩薩有關「見道」的定義產生迷惑：怎麼既說「初照理故亦名見道」，又說「然此見道略說有二：一、真見道。二、相見道」？心中有疑惑，不明白大乘見道的標準在哪裡？以為必須具足「真見道、相見道」二者才算是見道，不知通達位是初地菩薩的見道。殊不知「真見道」是「見道」，即是真實證得阿賴耶識，即是「初照理」，亦是「見道」。「真見道」所見之「理」即是般若之「理」，只得總相智，是根本無分別智；而「初照理」所見之「理」亦是般若之「理」，因此「初照理」即是「真見道」，兩者是相同的，並無矛盾之處。

「初照理」的意思是什麼？「初照理」的意思就是：學人平時聞熏般若之正知見，修學般若，參究般若真旨時，因「眾裏尋祂千百度」，在驀然回首（一念相應）時，發現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原來如來藏在這裡，像這樣初次觸證如來藏，如實了知如來藏的所在，於是懂得般若經中所說的實相、中道，出生了般若正理的智慧，就是玄奘菩薩所說的「初照理」，如來藏的實相、中道事實，就是般若智慧所照見之「理」。

前面解釋「聲聞見道」之「見」的部分，便有「於四真諦推求明白即名為見道」的說法，所以見道就是明白蘊處界的苦、苦集、苦滅、苦滅道的正理，不許落入定境界中，都是由所知所見而得見道，不是由「進入定境」而說「入道」，故說是見道而非入道。那麼！同理，「於第一義諦——般若之『理』推求明白而得實證，即名為見道」，亦得成立，不須如那位師

兄所說的入定才算見道，否則應該名為入道而非名為見道。所以「初照理」就是照見般若的正理，名為見道。無著菩薩認為「現見法界故」就是入見道位，而玄奘菩薩說「初照理故亦名見道」、認為「實證二空所顯真理」就是「真」見道，二位菩薩的說法前後互相輝映。根據以上無著菩薩及玄奘菩薩的開示可以知道，導師平實菩薩說「證得阿賴耶識就是真見道」，是完全正確，毋庸置疑的，證得阿賴耶識心體時就能立即現觀法界萬法的實相與中道正理故。

真見道以後進修所得的相見道，也是見道；那麼，相見道的修證內涵是什麼呢？就是法無我智的修證、無生法忍的修證，而法無我智的修證必須以菩薩明心時的真見道所得人無我智的修證為基礎，但菩薩人無我智與二乘人無我智的修證有同、有異。相同處都是現觀蘊處界無我相，不同處是大乘菩薩的現觀蘊處界無我相，是立足於如來藏的親證之上；菩薩觸證如來藏之時，了知如來藏的體性是本來自性清淨涅槃，離六塵中的見聞覺知，不作主、不思量、不返觀自己，以此如來藏的實有性及無我性，來現觀蘊處界的眾生我性及無常、不淨的空相（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說的：「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這就是大乘見道與二乘見道所異、所同之處。

二乘只從世俗法，現象界方面來現觀蘊處界的無我相，證悟蘊處界無我時，斷我見、我執的煩惱現行，捨身後能出離三界中之分段生死輪迴，不必證得如來藏；二乘聖人因執外法為實有，所以猶有法執存在，沒有法無我智、無生法忍的修證。菩薩親證如來藏之後，繼續進修三賢位的如幻、陽焰、如夢三

觀，如實現觀後，發起聖性，智慧通利，能於三界九地一切有情所觸萬法之中，具足了知悉有本來無生之法——藏識的空性，這位菩薩便稱為證得初地相見道圓滿之無生法忍——法無我智，乃具有道種智的菩薩，從此進入修道位。相見道的修證要以如來藏的親證為出發點，證實萬法都因如來藏而有，證知法界中的此一真相，故說是見道；因為菩薩真見道時親證如來藏之後，了知名色五蘊是因如來藏之入胎而有，若無如來藏藉父精母血及四大等緣的和合，就不會有名色之出生，就不會有六入、觸、受、愛、取等四蘊之行，更不會有萬法的出生，故名色五蘊是緣本識（如來藏）而有。五蘊是因緣和合所生之法，因緣和合所生之法則無常，無常則苦、苦故無我，因此五蘊中的一一法中沒有一法是常住不壞的真實我，所以五蘊是空相，不是空性；無出生萬法之真實性，故非空性，無常而無真實常住性故。

菩薩親證如來藏後現觀五蘊的無我空相，與二乘（未證如來藏）只從現象上之現觀五蘊無我是迥然不同的。菩薩證得能藉父精母血及四大等緣和合出生蘊、處、界、入、萬法的第一義心，此第一義心第八識如來藏的體性真實如如，所以 玄奘菩薩說：「前**真見道**證唯識性，後**相見道**證唯識相。二中初勝，故頌偏說。前真見道**根本智**攝，後相見道**後得智**攝。」證得唯識性的如來藏既是根本智所攝，那麼觸證如來藏（初照理、於阿賴耶識心體得真現觀而生起般若實相智慧）時怎能說不是「真見道」？那位同修的文字障與無明確實太嚴重了！可見他對真見道的部分是沒有通透的，極有可能是有人為他明講而使他成

為以定為禪的人，落在境界相中，與實相無相的實際不符，應該再多剎那、多時、多日、多月或多年深入觀行，以求通透，因為他把二乘法與大乘法都混在一起，連二乘菩提與大乘菩提的見道分際都含混不清了。（編案：他提出的法義質疑，與 2003 年楊先生等人的質疑完全相同；而這些質疑都已在《燈影》書中解釋及辨正過了，實不應再有同樣的疑問；但他仍然不覺、不懂，繼續私下對同修們提出質疑，平實導師據報後，已當面要求他必須在 2006 年十一月初禪三過後，提出《燈影》的讀書報告；並已明示：若未通達書中辨正的法義，表示他仍未見道，只是解悟，將會取消他的明心印證，撤消他原有的增上班上課證。）

有些人以為真見道之時就應是初地的果位，事實是這樣嗎？不是的，事實是必須相見道（法無我智、無生法忍）的修證初步成就時，才是具有道種智的初地菩薩。但這個具有道種智的初地菩薩，必須先觸證般若之「理」——如來藏，具有無分別智的實相智慧——根本智之後，才能繼續往上做相見道的修證（編案：此說極有道理。若是像那位師兄一般不懂初見道、真見道的義理，尚未生起真見道的智慧，就無法修習相見道的法義，將會漸入歧途，故應回到加行位中繼續用功）。因此能出生般若實相智慧的「初照理」，就是「得真現觀（真實現觀如來藏心體的所在與中道、涅槃自性）」，就是「真見道」。

又如古時有些人將「得法眼淨」定為初地（編案：那位師兄之目的，似在示現已入地上階位，故所說都與以前楊先生等人的說法相同），唐朝的窺基菩薩就認為那是錯誤的說法。《說無垢稱經》〈聲聞品第三〉：「世尊！彼大居士說是法時，二萬天子遠塵

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五百天子得順法忍。時我默然頓喪言辯，不能加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窺基菩薩在《說無垢稱經疏》卷三中解釋說：【贊曰：六、成利益有二：初得小果，二萬天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證預流果，如論具釋；後得大位，五百天子，得順法忍者，有言初地，得順正教法之忍故。有言八地，舊經無之。「法眼淨者，有言初地，此違論文，遠塵離垢，說小果故，今正義解」。「無生法忍得在初地，今得順彼忍，正在地前」。善根忍位，有漏位忍，順慧忍故，或五忍中第三順忍，四五六地順為出世道故。】何謂法眼淨？法眼淨就是聲聞果的初果所得智慧，是現觀五陰自我虛妄，不會再退轉而落入五陰中誤認為常住法，我見已斷，得聲聞小果故。故窺基大師解釋說：「法眼淨者，有言初地，此違論文，遠塵離垢，說小果故。」大乘行者於觸證如來藏時，不但獲得般若根本無分別智，出生般若實相智慧，也同時斷除聲聞道的三縛結（就是遠塵離垢），同時也斷我見，同得聲聞初果，便稱為得法眼淨。得法眼淨的人就是二乘菩提真見道的初果人，故明心者也都同時是聲聞法中的法眼清淨者。正覺同修會導師平實菩薩根據經典定義「觸證如來藏就是七住真見道，斷三縛結，得初果」，定義「觸證如來藏就是大乘真見道」，是非常保守而且正確的作法。那位同修意圖定義為初地，而且可能是聽聞得到的密意，故不能發起見道的智慧而妄說見道證果功德，是果盜見，要小心誤犯大妄語業。

五、「第一義相」的誤解

如來藏不在三界現行時，就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一：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是無餘涅槃如來藏獨存的無境界的境界。而如來藏在三界現行時，即是《心經》「色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的真義。《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二十八：「佛子！菩薩摩訶薩知一切色。法不生色，無種種色，無虛妄色，無青黃赤白等形色。」由經中佛菩薩的開示，可以清楚的知道如來藏一向是本來自在而且清淨涅槃的體性，離六塵的見聞覺知，能所二空，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無形無色、非青黃赤白、非長短方圓……的。只要真實觸證如來藏之後，就能現觀如來藏「所現莊嚴」就能如實了知、現觀如來藏離一切有所得的戲論境界，就能如實了知、現觀如來藏的真實性與如如性；由現觀如來藏能出生萬法，了知法界的實相就是如來藏，生起萬法本來無生之忍，就是無生法忍，這才是第一義諦相。如來藏對每位觸證祂的人，都顯得極平易近人。因此同修會中只要明心的學員，雖然不「在定中」、不在位師兄所說的「在類似黃勝處的情況下」，也能在行住坐臥中如實了知、切實而無疑惑的現觀如來藏「離一切有所得的戲論境界，恆顯其真實性與如如性」。大乘般若的真旨就是如來藏的觸證，如來藏的觸證就是般若的標的，因為如來藏心體藉著祂出生的萬法而顯現了法界的真實相；祂的觸證，難道還有但書（附帶條件——在類似黃勝處的情況下）才能觸證嗎？

六、「多剎那」的誤解

這位同修認為「多剎那是指一段見道的過程內所現莊嚴的過程」。他私底下解釋的意思其實就是：見道是「多剎那在定中在類似黃勝處的情況下見到如來藏所現莊嚴的過程」，他認為在見道時就要實斷二障分別隨眠；不是正覺同修會一念相應慧的觸證如來藏，只成為第七住位的賢位菩薩；實斷二障分別隨眠要直至佛地方才究竟（編案：分斷二障的分別隨眠是入地以後的事情，斷盡二障一切隨眠則是實斷，這是指成佛之時）。這位同修很不認同末學所說多剎那是指由因地到果地的說法，他反駁末學說：「就如車箱的長度那有用公分來計算的，當然是要用公尺來計算，所以多剎那不能說為由因地到果地的長劫時間，應該說是很短的時間。」末學先將這位同修所引用《成唯識論》卷九的文字譯成白話，他就會知道自己的錯誤。

《成唯識論》卷九：

加行無間，此智生時，體會真如，名通達位。初照理故亦名見道。然此見道略說有二：一真見道，謂即所說無分別智，實證二空所顯真理；實斷二障分別隨眠，雖多剎那，事方究竟；而相等故，總說一心。……二、相見道，……。

白話解釋如下：

玄奘菩薩開示說：「學人在加行位時，由於對能所二空之理，心得決定，心心無間；進而在參禪中觸證如來藏的所在，這個根本無分別智出生後，能夠通達如來藏的真實性與如如

性，通達諸法皆是由如來藏藉緣直接或間接出生，緣起性空，無常苦空無我，便稱為通達位。學人初次證得這個如來藏的所在而照見了三界萬法根源的真實理，也可以稱作見道。可是這個見道大略可以分為二種：第一種是真見道，指的就是無分別智的證得；無分別智的證得，是由於真實觸證了『能、所二空』的如來藏，意識如實了知『能、所二空』就是如來藏所顯示的真實義理；至於真實斷除煩惱障習氣種子的隨眠及所知障的隨眠，雖然要經過由因地到果地長久的過程才能究竟斷除；可是這因地時的阿賴耶識、異熟識，及果地的無垢識，其清淨的真如法相是一樣的，所以就真心整體而言，是同一個阿賴耶識如來藏真心。……第二種是相見道，……。」

什麼是多剎那？古德說：「二心非一，即名多剎那」，因此二乘見道的十六心，許多論中都把它稱作十六剎那心；把「無間、解脫、勝進」稱為三心，即是三剎那心。所以有些論中便有「三心是菩薩見道（相見道），十六心是二乘見道」的說法；二乘法中的阿羅漢是斷盡我見、我執煩惱的現行，捨壽時便入無餘涅槃。其所知障——無始無明，入涅槃之前猶未打破。而菩薩在七住時即已打破無始無明，入初地時也已永伏煩惱性障如阿羅漢，但留惑潤生，世世出生三界中，利樂眾生，直至成佛。上面《成唯識論》卷九中的「二障分別隨眠」，便是關鍵所在。

「二障分別隨眠」中的二障，說的就是煩惱障與所知障。「分別隨眠」即是無明煩惱，菩薩以分別為煩惱，眾生因於意識心的虛妄分別自性，即於無常敗壞無真實常住之我的蘊處界

及萬法上，虛妄分別，執著有個蘊處界之眾生我與法我，不知六塵萬法都是由如來藏藉父精母血與四大等緣和合，直接、間接、展轉出生。故長劫輪迴於六道生死的苦海中，不能出離。隨眠有煩惱障習氣種子的隨眠與所知障隨眠等二種。阿羅漢只斷我見、我執煩惱的現行，攝屬於分段生死的範圍；至於煩惱障習氣種子的隨眠斷除，攝屬於變易生死的部分，非阿羅漢所能斷；所知障隨眠塵沙惑的斷除，也非阿羅漢所能斷，都是只有菩薩有分。能頓斷二障分別隨眠的人只有諸佛（在金剛喻定現前時）。

新學菩薩在因地觸證如來藏明心開悟時，往往不能生忍，若不願接受善知識的攝受開導，於是一世、二世，或一劫、二劫乃至十劫中退失而造謗法惡業；如果能忍，心得決定而不退轉，才是久學菩薩，但也只有斷三縛結的少分解脫功德，連第二剎那心的解脫道功德都還沒有圓滿，在佛道上的修行也不過是剛轉入內門修行的真見道位而已，才完成第一大阿僧祇劫的三十分之七而已，只完成見道位中的真見道，其後的相見道位的修行都還沒有完成，還進不了初地，怎麼可能真見道的明心開悟時便實斷包含煩惱障的習氣種子隨眠及所知障的隨眠？由以上的說明及論文「實斷二障分別隨眠，『雖』多剎那，事『方』究竟；而相等故，總說一心」中的「雖——方」這個關鍵字眼綜合來看，就可以明白《成唯識論》卷九中的「多剎那」是指由因地至佛地的長劫時間，並非這位同修所說的「很短的幾個剎那的時間」，所以他是誤會經論真義，錯把因地的真見道認作最後身菩薩位的果地見道；又錯把見道後進修的長

劫斷除隨眠的煩惱事修及理證智慧，認作一悟即可全部了斷；其實是見道與修道不分的人，誤以為所有凡夫都可以在真見道時一悟成佛、或入初地。

七、「一念相應慧（一剎那）」的誤解

這位同修對見道的見解也不正確，他認為見道是在「多剎那中見到如來藏所現莊嚴的過程」，落入類似定境而仍非定境的有境界法中，不認同正覺同修會的「一念相應慧見道」的發起智慧說法，可是許多經論中都明白的指出是由一念相應慧而見道，是一剎那見道，是依智慧所見而見道，不是依定境所入而見道。如：

（一）《方廣大莊嚴經》卷九：【佛告諸比丘：「菩薩於後夜分明星出時，佛世尊調御丈夫聖智，所應知、所應得、所應悟、所應見、所應證，彼一切一念相應慧，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等正覺，具足三明。諸比丘！是時諸天眾中無量天子作如是言：『我等應散香花供養如來。』復有天子，曾見先佛成正覺時即作是言：『汝等未可散花，如來當現瑞相，往昔諸佛成正覺時皆現瑞相。』諸比丘！如來知彼天子思見瑞相，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如佛所證以偈頌曰：『煩惱悉已斷，諸漏皆空竭。更不復受生，是名盡苦際。』】

（二）《佛說須摩提長者經》卷一：【「我爾時伸手按地，魔眾眷屬即便破散，我所知、所得、所覺之法，當現證驗，應得成道。爾時即集無量功德智慧，以一念相應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轉法輪；自得成就，亦復成就一切眾

生。」】

(三)《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三十：【諸比丘亦語阿難言：「汝應速有所作，大迦葉今欲集比尼法，而不聽汝在此數中。」阿難既聞跋耆比丘所說偈，又聞迦葉不聽在集比尼數中，初中後夜勤經行、思惟，望得解脫，而未能得。後夜垂過，身體疲極，欲小偃臥，頭未至枕，豁然漏盡。諸比丘知，即白迦葉：「阿難昨夜已得解脫，今應聽在集比尼數。」迦葉即聽。……。】

(四)《妙法蓮華經玄贊》卷四：【最初轉者，謂昔菩薩入現觀時，如實了知，是苦聖諦；廣說乃至，是道聖諦。於中所有現量聖智能斷見道所斷煩惱，爾時說名真聖慧眼，即此由依去來今世有差別故，如其次第名智明覺，此說一智總名法眼，有三行相名智明覺，非於一諦別起四智。由真見道唯一剎那，不同小乘上下別觀。】

以上四則經典、律典、論典中，有二則明白的寫著「一念相應慧」，佛陀是在最後身菩薩位時，以一念相應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第三則雖未明說一念相應慧，但由文中的「豁然漏盡」，亦可以清楚的知道阿難尊者是因勤加經行、思惟後，一念相應慧(即一剎那)而斷煩惱現行、頓證慧解脫阿羅漢果的，也不是靠入定來證的。第四則 窺基菩薩則是清楚地說「由真見道唯一剎那，不同小乘上下別觀。」真見道的觸證如來藏是「唯一剎那」的，不同於「小乘上下別觀」的。由此可以證明 平實導師「一念相應慧(一剎那)」的說法，才是符合經論的正確說法，否則就不是開悟，應該說為入悟了。故不是這

位同修所說的：「多剎那中見如來藏所現莊嚴的過程」，落在境界法中，不是以智慧為歸，而是以是否有境界相為歸，成為有所得法。他的說法很奇怪，前無古人，只是不清楚未來有後繼之人否？

八、「無分別智」的誤解

這位同修曾口誦《成唯識論》卷九 28 頌：「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告訴末學要用如來藏的無分別智來觸證如來藏。末學也告訴這位同修說：「如來藏哪來的無分別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說：『……無智亦無得』。」有正知見的同修都知道，只有在觸證如來藏時，意識心因如實了知如來藏離六塵之見聞覺知，於六塵不起分別，意識心轉依如來藏的無分別體性，才会有無分別智的生起；所以無分別智是意識所有的，如來藏並沒有無分別智。意識心雖然有了無分別智的生起，卻是在觸證如來藏以後才有的；不是先有無分別智以後才用無分別智來觸證如來藏；這位同修是先後顛倒，本末倒置。意識觸證如來藏以後，生起無分別智了；但如來藏依然如同意識證悟以前一樣繼續體性清淨，沒有分別性，故無分別智。這位同修的見解讓人很驚訝。末學曾告訴這位同修，希望他能像 平實導師一樣將自己所引用的資料譯成語體文，來說服別人；他若能譯成語體文，自己就能修正邪見，可惜都不見結果。如今末學嘗試將這段文字譯成語體文，供大家參考，尚請不吝指教。

《成唯識論》卷九：

若時菩薩於所緣境，無分別智都無所得，不取種種戲論相故，爾時乃名實住唯識真勝義性，即證真如智，與真如平等平等，俱離能取、所取相故，能所、取相俱是分別，有所得心戲論現故。

白話解釋如下：

玄奘菩薩開示說：「菩薩如果在參禪時，因一念相應而觸證如來藏的所在，領納自己所觸證的如來藏，不僅離六塵的見聞覺知、不作主思量，轉依所證的如來藏離見聞覺知境界以後，依如來藏自住境界來看，甚至連因悟後所生的無分別智都不可得；如來藏在眾生的種種色身中，能了眾生心行，任運隨緣，但對六塵萬法沒有種種的分別、取捨、貪厭的戲論相，體性清淨，無有所得。能夠這樣觀察證實、而且如實轉依時，才能稱作真實安住在如來藏的真實深妙的勝義法性中：無智亦無得。能如此真實安住在如來藏的真實深妙的勝義法性中，便是證得『真如』無分別的智慧；這個無分別的智慧和如來藏的真如清淨法性是完全平等的，都一樣遠離了能取、所取法相的緣故，因為能取的和所取的法相都是由於意識覺知心對六塵萬法的分別而有的，有了對六塵萬法的分別心，自然就會產生有所得的意識心種種取捨、貪厭的戲論法相現前。」

後來這位同修又對末學考問說：「如來藏有沒有本覺智？」其實「本覺智」與「無分別智」一樣，同是悟後轉依所生的實相智慧，都是意識所有的。如來藏有本覺而無本覺智，如來藏——阿賴耶識心的體性是無分別而能對六塵以外的諸法廣分別的，雖然祂不於六塵中起分別，離六塵的見聞覺知，但祂卻能

了眾生心行（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任運隨緣而無有滯礙；如來藏——阿賴耶識心能藉父精母血、四大、愛業無明等緣之和合出生、執持種種眾生的五蘊色身，又可以因共業有情的如來藏——阿賴耶識心中的共業種子感招而變現器世間。如來藏——阿賴耶識心能了知自己應變現根身器世間的時節、以外時間都不會再作多餘的變現；如來藏能了眾生心行，也是了知業種是否該受報，也能了知何時應生何種身心，這些即是如來藏的本覺；但祂不在六塵中作分別，而三界世間法、二乘出世間法、大乘世出世間法，都是在六塵中的智慧，屬於意識所分別而有的智慧，不是不分別六塵的如來藏所有，故說如來藏有本覺而無本覺智，本覺智是意識心觸證如來藏以後，由意識心所有的；若像這位師兄所說，就違背《心經》的聖教，成為有智亦有得。

眾生日用而不知，故說不覺，菩薩經由修行之後證知祂，入真見道位而知道如來藏的本覺時，即稱始覺。最後身菩薩明心、見性成佛之時，頓斷所餘最後一分的煩惱障習氣種子隨眠、及所餘最後一分的所知障隨眠，變易生死斷盡，祂的異熟識轉為究竟清淨的無垢識——佛地真如心，大圓鏡智現前，第七末那識成就上品的平等性智，第六識成就上品的妙觀察智，前五識成就成所作智。如此證知如來藏本覺所生的實相智慧，才是究竟位的本覺智，所以佛地名為究竟覺。（編案：這位同修並沒有這些功德，甚至連見道位的真見道見地都不具足，主張見道時就具有佛地果德，形同自己掌嘴，並無實義。）

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既離六塵的見聞覺知，怎會有智

慧而可稱為本覺智呢？〔編案：這位同修的說法真的很奇怪，只能說他被邪見影響而導致見地退失了。〕《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就清楚的說：本覺智是因地時親自觸證覺悟如來藏——阿賴耶識心時，將阿賴耶識中執藏分段生死的種子（或變易生死的種子）的阿賴耶性轉化，而轉依清淨的阿賴耶識心之後所出生的，是意識心證悟第八識之後轉依第八識心的清淨性所生的智慧；本覺與本覺智是不一也不二的，為何說是不一呢？本覺屬於第八識心所有，在六塵外運作；本覺智屬於第六意識心所有，在意識心中運作；很清楚是不同的心所有的，這位同修怎麼會混在一起呢？如來藏若有本覺智，那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無智亦無得」的經文又該如何解釋？應該改為有智亦有得啊！末學將所引用的經文恭錄於後，供各位菩薩參考。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六：【「善男子！當知菩薩修諸佛法，淨諸佛刹，積集妙行，調伏眾生，發大誓願，入一切智自在遊戲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得佛菩提，現大神通，遍往十方一切法界；以微細智，普入諸劫；如是一切佛菩薩法，皆由自心。善男子！諸業虛妄積集名心，末那思量，意識分別，眼等五識了境不同。愚癡凡夫不能覺知，怖老病死，求入涅槃；生死涅槃，二俱不識，於一切境，妄起分別；又由未來諸根，五塵境界斷滅，凡愚之人以為涅槃。諸佛菩薩自證悟時，轉阿賴耶，得本覺智。善男子！一切凡、愚，迷佛方便，執有三乘，不了三界由心所起，不知三世一切佛法自心現量，見外五塵，執為實有，猶如牛羊不能覺知，生死輪中無由出離。善男子！佛說諸法無生無滅，亦無三世，何以故？

如自心現五塵境界本無有故，有無諸法本不生故，如兔角等，聖者自悟境界如是。善男子！愚癡凡夫妄起分別，無中執有，有中執無，取阿賴耶種種行相，墮於生滅二種見中，不了自心而起分別。善男子！當知自心即是一切佛菩薩法，由知自心即佛法故，則能淨一切剎，入一切劫。」【編案：證悟的心是意識心，是六塵中的了別性，意識心證悟的標的是如來藏本有的不可知之了一本覺，故本覺是第八識如來藏所有，不是意識自己所有的，是意識求證的標的；所以證悟後所發起的本覺智慧，才是意識心所有的。本覺是如來藏阿賴耶識在六塵外的清淨的了別性，但不能了知六塵中的一切法，所以不能由祂自己覺知自己的本覺而生起智慧，要由意識心來證悟阿賴耶識心體所在，才能觀察阿賴耶識的本覺而生起智慧，名為本覺智，故本覺是阿賴耶識所有，證得阿賴耶識而產生的本覺智卻是意識所有；所以證悟不是由自己來證知或證悟自己，而是由自己來證知另一個實相心，不該把自己證悟後所得的智慧，歸在被證悟的實相心所有。這位師兄的說法等於是說本覺智由阿賴耶識所有，完全不符合真見道應有的初照理智慧。本文作者雖未指稱這位師兄的名氏，編者向導師查詢以後，得到的答案是：已經在今年初要求這位師兄再三閱讀《燈影》，並需在今年秋季禪三結束時，提出正確的讀書心得。若仍繼續堅持邪見，將會加以處理。】

九、「四善根」的誤解

這位同修認為加行位的四善根（明得定、明增定、印順定、無間定）都要在「五地」（他的五地是指未到定及初禪到第四禪的定境）的框框裏，至少是未到地的禪定中來建立完成，如果沒在「五地禪定」的框框裏來進行，便不符合四善根「定」的標準；所以他不認同將「明得定、……無間定」的「定」解釋為「心得

決定」的說法。但他自稱是真正的證悟，影射 平實導師的悟不真實；而今他的定境卻是連未到地定都沒有，只自稱有類似黃勝處的定境，也未經過勘驗證實，這等於是自己推翻自己，並沒有意義。

但「道由心悟，豈在坐也？」道由心悟，豈在境界、定境？只要「專精思惟不放逸法」便可以成就四善根，不應該有境界相或定境相。我們從前面 玄奘菩薩在《成唯識論》中有關「定」的開示中，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見道斷惑藉助禪定的目的，是藉禪定中心的**專注不散**來思惟抉擇。我們做觀行的目的是什麼？什麼是現觀？《瑜伽師地論》卷三四：【由能知智與所知境和合無乖現前觀察，故名現觀；如剎帝利與剎帝利和合無乖現前觀察，名為現觀，婆羅門等當知亦爾。】 彌勒菩薩的開示，意思是說：當我們運用對六塵有認知、思惟、分析、整理、歸納功能的意識心，去觀察某一個境界（如剎帝利）時，意識心對境界（如剎帝利）性質的認知與印可，與這個被認知境界（如剎帝利）的性質能符合一致，不相違背，這樣的現前觀察就稱為現觀。而現觀的目的是什麼？《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五：「此復何相？答：決定義是現觀義。」 彌勒菩薩認為現觀的目的就是對所觀察的境界能做決定。因此我們對四聖諦、十二因緣、般若……等等的法義做觀行時，就是透過意識心的思惟而有所抉擇，必須是先能有所抉擇確定，**心得決定**而不猶疑，才能有所選擇，然後才會有智慧的生起，所以論中所說的定是指心得決定，不是指四禪八定等定境。

因此末學以為學人在建立四加行位的四善根時，對「能所

二空」的觀行，主要依賴思惟觀，由智慧的抉擇而在心得決定時來成就，若對「所取空」的道理不明白，有所懷疑（不能心得決定），沒有決定性的力量，如何會有「明得定」的出生？而明得定所說的定，也是由心中明白而心得決定所出生的，不是由定境來出生的，故明得定絕對不是由定境引生；而所取空指的是意識所了知的六塵萬法是無常空，不是這位師兄說的證悟實相心阿賴耶識心體，……乃至對「能所二空」的道理若不能夠毫無懷疑（心得決定）心心無間，又如何能有「無間定」的出生？這個能取空與所取空，也是指能取萬法的意識及所取的六塵萬法都是無常空，無關實相心的證悟，這位師兄卻將能取空與所取空修證的心得決定生起四善根，定義為實相心的證悟時生起的本覺智，是含糊混亂而認識不清的。

若沒有正知見的建立，繼之以不斷的如理思惟觀行，於所聞熏的正知見又如何能夠心得決定而有四善根的建立？由以上的引證及說明中，可以知道導師 平實菩薩將「明得定、明增定、印順定、無間定」的「定」，解釋為能取與所取皆空的「心得決定」，是完全正確的。這位同修因「在『定中』在類似黃勝處」的特殊經驗，先入為主的成見，看法偏差也是必然的。（編案：這不是真正的黃一切處的定境，也不是一直都能如此保持者，只是與修定中的幻覺境界相同的狀況，與禪定的實證無關。）

導師 平實菩薩在上課時便曾提過：具足初禪的人在聲聞見道或大乘見道時，就可以成就三果；如果沒有具足初禪的人，在見道時就只能成就初果、二果。所以 平實導師並沒有否定禪定的重要性，早期也給學員上過「小止觀」的課程，詳

細講過初禪實證的經驗與能證的原理；在正覺寺建好，因緣具足時就會再度教導學員修禪定。譬如 平實導師在《起信論講記》第六輯二七頁中說：「我們並不是沒有禪定，我們有！只是因為大乘別教佛道的次第，是在你進入第三地時，由於第二地的心淨功德，滿足二地心而進入三地，才是最容易修證四禪八定的時候，可以事半功倍。」〔編案：這位師兄以尚未證得禪定的類以定境幻覺，以誤會解脫道及佛菩提道見道的粗淺知見，對於實證禪定而且有解脫智及佛菩提智的平實導師加以否定，是愚痴不智的行為。〕

平實導師的《燈影》一五三頁中說：「禪宗之禪，乃是般若智慧，非是禪定，與禪定並無關聯。禪定要依制心一處之長時漸次觀行轉進安住，方能得之，通於外道；然而般若證悟之境界中，純是證知法界實相之智慧，不通外道、二乘，更與禪定無關也！」平實導師在《起信論講記》中便提過，他未證悟前，在某禪寺參加禪七時，便已經有一坐三小時，中間不用下坐，一念不生，非常輕安的經驗，常常如此；但因此世初學禪時被大師誤導了，所學的知見不正確，不知道要去尋找第八識心，所以無法破參。由書中所述可以知道 平實導師對初禪、二禪的境界都可以清楚明白的了知，並能純憑體驗加以敘述，不必依靠經論來依文解義。但這位師兄並沒有禪定實證，卻主張要在禪定中證悟時才算是真見道，已經反證他自己所謂的見道其實也是沒有見道的。

由他的主張，將會發生一個結果，就是否定禪宗六祖的證量；因為六祖見道時並沒有禪定證量，他只是一個不曾修禪定

及佛法的樵夫而已。這位師兄的講法，也成為否定中國禪宗絕大多數祖師的見道，因為絕大多數的中國禪宗祖師，從二祖慧可以下，大多數人在開悟見道時都沒有禪定的實證，而且他們開悟見道時也都不是在禪定境界中悟入的。這位師兄自覺很有智慧，卻對這個大問題，一直沒有自我反省檢查的能力，定、慧二方面俱缺，繼續堅持他的看法，不肯改變而且想要影響其他已見道的師兄弟，是不正當的行為。

平實導師是過來人，不但有禪定的實證，更深知參禪的箇中三昧，因此平實導師在主持禪三時，並沒有要求學員們在參禪時非打坐不可，而且不許參禪人住入禪定中，因為平實導師瞭解「參禪不在腿，念佛不在嘴」；在禪定中一念不生時是已離開參禪尋覓真心的疑情的，是無法見道的；參禪最要緊是要具足正確的般若知見及參禪知見與作功夫的方法，而功夫成就只是幫助參禪者凝聚心力、專心參禪，其實是與開悟明心的真見道並無直接關聯的；所以平實導師為了接引學人，施設了能迅速見道的「無相念佛」的法門，傳授正確的般若知見、參禪知見，要學員們用拜佛的方式鍛鍊憶佛、鍛鍊動中的定力，訓練看話頭的能力，才能依憑定力而不會住入定境中，才能開悟；住入定境中成為一念不生，就無法開悟見道了。

末學以為：如果要每個人都先具足初禪的條件之後，再傳授明心見性的知見，那麼末學鐵定今生與見道無緣；中國禪宗絕大多數的見道開悟的祖師們，也一樣都與見道無緣，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末學曾經問過這位同修：「如果平實導師沒有出世弘法，將如何明心見性的知見整理出來，印成書籍流通，

您若沒有看過這些書，你能憑自己的能力明心開悟嗎？」這位同修起初回答說：「不一定。」隔了幾秒鐘之後又說：「不可能。」末學剛開始也覺得很納悶，平實導師已在書中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佛道修學的次第，及般若與禪定的分際，為什麼這位同修還會說出這種令人難以思議的話？難道佛菩提道中佛規定先開悟以後進修到三地時才修學禪定的說法錯了嗎？為什麼這位師兄不肯信受？〔編案：在禪定等至境界中是無法開悟見道的，應該修得定力而參禪，才能開悟見道；若是住在定境中，就成為一念不生的定境，無法參禪，一定不可能開悟見道。經論中說的諸賢聖在初禪乃至第四禪中的開悟，是指等持位中的開悟，那是依憑定力而不住入定境中的，不是住在禪定境界中的一念不生的境界；這位同修主張要在禪定境界中開悟見道，只是一種想像的妄想。其實這位同修提出的問題，都與三年前離開的楊先生等人的質問相同，平實導師在《燈影》中已經都詳盡的解答過了；三年後的今天，這位同修竟然還以同樣的問題提出質疑，未免太奇怪了！他曾以這些問題列印出來，經由張老師向導師提出質疑，導師召見他，說：「這些問題，三年前已在《燈影》書中答覆過了，你為何還提出質疑？」他遲疑了一下，改口答覆說：「我不是質疑，只是把網路上別人的質疑列印出來供您參考。〕〕

各位菩薩！您們看了末學以上的分析及說明，大概可以很清楚的瞭解真見道的內涵了吧！「照『理』明白」，於般若之理推求明白就是真見道——見道，能夠觸證般若之「理」的如來藏，能夠真實現觀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就是真見道——見道。當有人告訴您說：正覺同修會的「觸證如來藏不是真見道、不是見道」，當有人否定正覺同修會「觸證如來藏就

是真見道」的說法時，您還會相信嗎？平實導師在他所著作的書中都不斷的重複強調：「要用見聞覺知的心去尋找那個離見聞覺知的心」，末學在參加禪三時，在佛菩薩及平實導師的慈悲加持下，觸證如來藏之後，生起的第一個念頭是：「果然離見聞覺知！」因此末學知道導師平實菩薩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者、不誑語者」。末學在觸證如來藏之時，就清楚知道如來藏是如何離見聞覺知的，所以「見法決定，無有狐疑，不向餘道」。每當這位同修提出問題與末學談論，末學把從平實導師書中讀來的知見拿來回答這位同修，這位同修會以「你說的我都知道」回答末學，有時還告訴末學說：「你很難溝通」、「你依人不依法」。末學也曾告訴他：「您雖然讀過平實導師的書，可是您不認同平實導師的說法，因為不懂平實導師的說法」。各位菩薩！像這種凸顯自己「多剎那在定中在類似黃勝處的情況下見道……」落於禪定境界的證境，而高抬為真見道而且以為是初地，竟貶抑說：平實導師明心、見性的見道為經由思惟整理所得，只能說是開悟明心、不是見道，又否定平實導師「觸證如來藏就是真見道」定義，將平實導師貶抑為尚未見道的人，他所說的法，末學還能依嗎？

他誓願「守護經論」讓人敬佩，但末學以為一個人如果能如實理解經文、論文的含意，不錯解經文、論文的含意，就已經是「守護經論」了。若能依正確理解經論的前提，來守護經論而破斥邪說；佛菩薩就會額手稱慶，稍感安慰了。若是誤解經論，來破斥、貶抑實證經論的賢聖，則是在造業。（編案：這

位師兄嚴重誤解經論，所說所為，不是去破斥妄說經論、不是去破斥以外道法來含混經論的人，反而以他自己誤會經論以後的邪見，指稱平實導師的開悟明心不是見道，這是嚴重破法的行為，卻說是在守護經論，其心顛倒，造下了破法及謗勝義賢聖僧的大惡業，令人憐憫。〕

末學於此誠摯呼籲這位同修，能夠把自己對佛法的體證，例如：將您已經讀過好多遍的《成唯識論》中的各種現觀……，或是平實導師的有關著作中，您認為不夠清楚，不甚圓滿的地方，及未到地定、初禪定的境界，都根據您的禪定證量，加以詳細申論，落實於文字，寫成文章，投稿於正覺電子報，實地證明您才是正確的，實地證明平實導師是錯誤的，如此既可利益眾多的同修，也可利益平實導師，功德無可限量，遠勝過目前這種私下弘揚而只能利益少數人；相較之下，兩者豈可相提並論。我們引頸企盼您的大作。〔編案：他若能依本文作者的呼籲，正確的語譯出來，就會知道自己是如何嚴重的誤解經論了，就不會再有這種妄言妄謗正法及賢聖的事情了。若不能或不敢語譯出來、公諸天下，就是心虛而大膽的否定他人，是以鬥爭為業，顯然見取見是仍然存在的，這是與聲聞見道不相應的，三縛結仍然存在，何況能與大乘見道相應；那就可以證實他所知道的開悟明心的密意，是向他人打聽來的，才會斷不盡三縛結，才會使真見道、初照理的見地無法生起；如此，他所講在禪定中的見道，當然只是誑語。〕

俗語說：「迷途知返，往哲是與；改往修來，先典攸高」，末學最後還是衷心希望這位同修能捐棄成見，在佛菩薩及平實導師的護念下，攝受正法，一起為究竟了義正法的弘傳而努力。

〔編案：這位師兄向平實導師說，他常常夢見「地藏王菩薩」為他指導及說法，所以他的見解才是正確的，所以他的見道才是真的見道。平實導師當著游老師面前，向這位師兄開示：「假使一定要在禪定中開悟才算是見道，請問你開悟時是在什麼禪定中開悟？你的禪定是初禪、二禪，還是三禪、四禪？」又開示說：「你這樣子主張，等於是說中國禪宗祖師百分之九十九都未見道，六祖也是未見道者；因為他們都不是在禪定悟入的，證悟時也都還沒有禪定的證量。」這位師兄無語，想了一會兒說：「我沒有修過禪定，不知道自己的禪定是什麼。」如今卻提出「類似黃勝處」的說法。但禪定沒有類似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導師後來又直接提示說：「你已經見鬼了！因為地藏王菩薩忙得很，不可能常常來托夢指導你，所有的等覺菩薩都是很忙的。」並說他已經開始走上當年楊先生的老路了，當場要求他再三閱讀《燈影》，並且必須在十月禪三結束後提出讀書心得報告，否則將會加以處理。這位師兄卻說他一定不會退失，不會走上楊先生的老路，卻又在私底下胡作非為、否定正法。現在大家就只能等待他屆時的表現了。〕





愛別離——喪子發狂

《生經》卷第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舍衛城中，有一異人，息男命過。父母愛重，無不欲念，視之無厭；以子之憂，狂亂失志，奔走門戶、中庭、街路求子：「願來見我！當於何所得覩汝形？」】

於時，是人隨其門路，出舍衛城，至祇樹給孤獨園，往詣佛所，默然立前。佛問其人：「汝何以故本制其心，今者諸根變沒不常、憔悴羸極？」其人白佛言：「用為問我諸根變異？所以者何？獨有一子，舉家愛重莫不敬愛，視之無厭。今以命過，以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亂，開軒窗及門戶求索子：『願來見我。』何所求子？」佛言其人：「恩愛之著，別離則憂，啼泣悲哀，憂惱之患。合會有離，適有所愛，必致惱患。」爾時其人聞佛所語，心中忽然了世無常，三世如幻，即受佛戒，稽首而退。】

白話解釋如下：

我阿難親自聽過這麼一件事：有一次當佛遊化到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的時候，舍衛城中有一個人精神舉止異於平常人，他家中繼承香煙的獨子命根才剛過去。這孩子是父母極度

疼愛的，家中一切人，沒有人不愛他、想念他；都想要常常看見他，沒看見他時也會想著他，每一個人天天看著他也不會厭倦。他的父親由於喪子之憂愁而導致精神錯亂，精神恍惚而失去了正常人應有的心志，奔走於家中各個房間門戶、庭院各處、大街小巷去尋求兒子的所在，哭喊著：「我兒！來與我相見啊！我應該到哪裡才能見到你的身影呢？」

那時，這個人不知不覺的隨著門戶道路而行走著，不論走到哪裡、做任何事，滿腦子想的，都是兒子可愛的身影；不知不覺就隨著街巷門戶而走出舍衛城，來到祇樹給孤獨園，前往佛前，枯立一旁，不發一語。佛看見了就問他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使本來心神安定而能自我控制的你，現在卻變得六神無主而這般的憔悴不堪？」這個人回稟 佛陀說：「何必問我為什麼失魂落魄好似變成了另一個人？為什麼如此說呢？因為我唯一的兒子，是全家人都喜愛而且看重的孩子，全家沒有一人不恭敬疼愛他，眼光總是一直看著他而捨不得離開。如今命根已經過去了，由於對這個兒子死亡而產生了憂愁，發起了狂想愚癡，所以我的心迷亂了，每天不由自主地打開廳堂的門、窗，又把一間、一間的房門一一打開來尋找我的兒子，大聲呼喚：『願我兒子回來見我。』我應該到什麼處所才能找到我的兒子？」佛於是開導他說：「眷屬之間若是互相恩愛而執著，在別離時就會產生煩憂，於是痛哭流涕、悲傷哀愁而生起種種痛苦憂愁的災患了；其實有相聚就會有別離的時候，才剛剛有了心中所貪愛的人、事、物，就必然會導致這種害怕失去的煩惱與災患來。」

當時那個人聽到 佛陀開示的話，心中突然明瞭世間是無常的，不管過去、現在或未來世都是虛幻不實，於是他馬上歸依 佛，接受 佛的教導而受持 佛陀授與的淨戒，然後恭恭敬敬的向 佛叩頭致謝後離去。

佛典故事選輯





般若信箱



☒一、請問佛子能不能吃麻油、芝麻醬？因為《地藏十輪經》中說，壓油時會傷害很多肉眼看不見的小蟲，而麻油是芝麻壓榨而成的，佛子是否當避免？我也不知自己是否理解錯了。還有本書上說：食麻油會增淫欲，而且麻油很香，食時會增加人的貪念。蕭老師您認為如何？

答：對於可否食用麻油的問題，平實導師已在《楞伽經詳解》第十輯有說明：「又因中國地區之麻油製法迥異天竺，並無殺害眾生而食其肉之問題，是故中國地區所造之麻油，可以調理素食疏餚，不須比照天竺禁食麻油。」據平實導師的開示：古天竺的麻油，是採收麻子以後，放入某一種蟲卵而加以屯積，待蟲卵孵化成蟲以後，再烤熟壓榨成麻油。這是殺害許多蟲類眾生的事，所以經中說不應食麻油；中國地區的麻油若是生蟲了，就丟棄不用，與古天竺不同，所以不受此限。

至於食麻油、芝麻醬會增加淫欲的說法，不知道您在哪部經典看到？在《楞嚴經》中曾開示食用五辛的過失，五辛乃「熟食發淫，生啖增恚」故當遮止，但是並未提及食用麻油、芝麻醬有此現象。再者，《楞伽經詳解》第十輯開示：「素食者由於所食蔬菜多屬寒性者，溫性者少，是故常須以熱性之麻油爆薑而後炒之，去其寒性，以免身寒日久致疾。」至於麻油很香，易增加人之貪念，這不是麻油的問題，而是起貪之人的心性、習氣問題，不可因此

而誤會，當從心性下手為妥。

☒二、蕭老師說參禪時只知疑情不破，更無他念，此時吃的是黃豆還是花生米都分不清了。我有時也有點這種感覺，除了疑情，吃的是肉還是菜也分不清了。那此時即使吃了肉也不算違戒？

答：您的講法乃是誤會 平實導師的意思，那是說學人參禪進入疑情正濃、忽略現實的階段時，有可能產生的現象之一，故在《禪——悟前與悟後》當中有這樣的開示，但書中也提到此一現象未必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平實導師開示這樣的狀況，乃是告知禪和子在參禪的時候，需要注意個人的安全問題，這是應該要有的正確知見與轉進要領，免得因為不清楚狀況而造成家人誤會，或者發生危險，反而造成停滯或退轉的情形發生。

至於戒律的違犯，因根本、方便、成已而有上中下品的差別，這個部分在前幾期般若信箱有回答過相關的問題，您可以去查看。對於您所提的情形，得要看您是否明知是肉而故吃，若不清楚這個部分的法義，可以請閱即將出版的《優婆塞戒經講記》後面幾輯，對於戒律的毀犯差別，有甚為詳細的開示說明，此處篇幅有限，故不贅言。

☒三、我開始信佛是從陳健民的一本傳記開始的，當時很佩服他。我認為他是發了大悲心、菩提心的菩薩，願意自己受苦而救度苦難眾生，這從他寫的詩句就看得出來。但我不明白的是，他是發了菩提心的好人，為什麼

佛菩薩不直接在他的夢中或定中直接顯聖告訴他：「密宗是邪教，你這樣盲目地修煉不行。」為什麼佛菩薩不直接明示他，以至讓他枉費一生的苦功心血。佛菩薩好像很不慈悲啊！我想這也是全世界密宗弟子想知道的問題。

答：人間若有菩薩乘願再來時，佛與諸大菩薩就不會對人間的法義弘揚或辨正加以干預，應該由住持正法的人間菩薩來做；假使有眾生因緣不佳，導致無法親值人間正法，只能說他們的因緣就是如此。否則，諸佛菩薩都得要時時刻刻去入夢教導眾生了，那又如何能為更多的眾生說法呢？佛與等覺菩薩們既以安排證悟的菩薩乘願再來人間，當然應隨其因緣而作，所以您所說的這個情形不是佛菩薩不慈悲，只能怪眾生自己因無明所障而不明瞭真相。

至於為何佛菩薩不常在夢中告訴他，這個部分我們在上一期〈般若信箱〉問五已經回答過了，再舉第二十三期的〈般若信箱〉問三的回答來說明：「所有的邪行，都是緣於無明，它是緣起法流轉門的第一支。所謂的無明，就是不符合真相的認知；以此來說，眾生造惡皆是出於無知，沒有一個人是明知故犯。菩薩因為認清這個事實，因而發起大悲，不分別眾生的善性、惡性，能夠平等的救護眾生。」這也是所有修行人應該有的正知見：「無明的破除最重要！」若是無明遮障極重的眾生，佛菩薩夜夜入夢去告訴他，只是三言兩語的說明，也是不會被接受的；又因為還有更多眾生等著救度，這種緣未熟者就等待未來的

因緣，轉入來世而由人間菩薩來救度；至於未來世能否再留在人間，或者遇到人間真正的菩薩時能否信受？還得要看未來的因緣，不是佛菩薩入夢去說就能點醒他。

從您提的問題，就已經點出「邪見與惡知識的誤導」對眾生的殘害有多麼嚴重！也可以知道想要修學佛法而正確無誤的重點，就是需要有「正知見與善知識的攝受」，這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這也是我們佛教正覺同修會目前所作的工作，也正好顯示「摧邪顯正」的重要。因為許多人初發心修學佛道甚至出家辦道，然因為過去所熏邪見的種子，與此世遇到惡知識緣的誤導，所以信受藏密與印順等惡知識所說之**相似佛法**的邪見，導致原來學佛修道的善心，卻因為惡因緣的纏繞，造成枉費一生、唐捐其功的後果；甚至有人不僅沒有增上道業，更犯下淫人妻女、大妄語、誹謗正法的大惡業，既是冤枉又可憐可愍！心性善良的陳建民上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平實導師也常常在課堂上開示：「做任何護持正法、利益眾生等之善行，要把智慧放在前面，以智慧為前導。」佛亦在多部經中如是開示：「所作行中，智為先導」，其中《佛說十地經》卷六開示：「於一切業，智為先導；隨智而轉，慧到彼岸，以為增上大悲為首。」古今許多的修行人，都願意發起大悲願想成佛利益眾生，但是缺乏正知見的簡擇，所以誤入歧途的非常多，這些情形都是肇因於邪見與惡知識緣所致，所以「破除邪見與導正惡知識」也是正信佛弟子未來該努力的工作與使命。

對於藏密的邪見，其實佛菩薩早有明示，並記錄在經典中，只是他們一直不肯信受，不能責怪佛菩薩不為他們說明。如《楞嚴經》卷九：【又彼定中諸善男子，見色陰銷，受陰明白，於明悟中得虛明性，其中忽然歸向永滅，撥無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現前，乃至心生長斷滅解；悟則無咎，非為聖證；若作聖解，則有空魔入其心腑，乃謗：「持戒名為小乘，菩薩悟空，有何持犯？」其人常於信心檀越飲酒噉肉，廣行婬穢；因魔力故，攝其前人不生疑謗，鬼心久入。或食屎尿，與酒肉等，一種俱空；破佛律儀，誤入人罪，失於正受，當從淪墜。……

是人愚迷，惑為菩薩，婬逸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綿愛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後佛；其中亦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薩亦然。」其人見故，洗滌本心，易入邪悟；……推究其心；破佛律儀，潛行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為淨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處。」彼無知者，信是穢言。……阿難當知：是十種魔於末世時，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覺；讚歎婬欲，破佛律儀，先惡魔師與魔弟子婬相傳，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則九生，多踰百世；令真修行總為魔眷，命終之後畢為魔民，失正遍知，墮無間獄。汝今未須先取寂滅，縱得無學，留願入彼末法之中，起大慈悲，救度正心深信眾生，令不著魔，得正知見；我今度汝已出生死，汝遵佛語，名報佛恩。】

佛雖然說明的這麼清楚，但是眾生無明所障，還是不信受，而去追求藏密喇嘛教的邪見，反而跟著呂澂及印順派的法師、居士，寫文章及口頭上毀謗《楞嚴經》為偽經；諸佛菩薩現在也沒有辦法馬上救度他們，只能透過各種因緣（譬如安排證悟的菩薩再來人間弘法）告知其正確的知見，努力的破斥邪說顯現正法；眾生不信，諸佛菩薩也只能期待未來世這些眾生，能夠有因緣早日成熟正法的種子，透過此世所熏的正法種子來斷除邪見、趣入正道。所以為了救度廣大的學佛人建立正確的知見，我們更應該把平實導師所著《狂密與真密》四冊廣泛流通，使得破斥藏密邪說、顯現正法之功德增廣範圍，以此來利益更多的學子；譬如平實導師在《狂密與真密》的序文中說：「普願顯密一切行者細讀此書，一一加以驗證而明辨之，以護自身、兼救他人，大眾同離破壞佛教正法之大惡業，莫再因循苟且而隨密宗邪法深入歧途。」如此才能真正的救度誤入歧途的學子早歸正道。

☒四、《楞嚴經》中說持楞嚴咒可令破戒者得戒，不清淨者自然清淨，無智慧者開智慧，捨壽後可往生佛國。那為什麼宣化上人持唸那麼多年，還是會在講法時出現不少錯誤？我遇見一位同修，也常唸楞嚴咒，唸得也很精進。但他卻當著其他同修的面，誹謗蕭老師的無相念佛那個念是《楞嚴經》50種陰魔之一。經中不是說唸此咒可開智慧嗎？那他為何還要誹謗蕭老師？又經云：持咒者雖然破了戒，還可重新得戒。那他是否可以不受誹

謗的惡報！

答：《楞嚴經》中說：「若我滅後，末世眾生有能自誦、若教他誦，當知如是誦持眾生……設有眾生於散亂心、非三摩地心憶口持——是金剛王常隨從彼諸善男子，何況決定菩提心者？……是善男子若讀若誦若書若寫，若帶若藏、諸色供養，劫劫不生貧窮下賤不可樂處。此諸眾生，縱其自身不作福業，十方如來所有功德悉與此人，由是得於恒河沙阿僧祇不可說不可說劫、常與諸佛同生一處；無量功德如惡叉聚，同處熏修永無分散。是故能令破戒之人，戒根清淨；未得戒者，令其得戒；未精進者，令得精進；無智慧者，令得智慧；不清淨者，速得清淨；不持齋戒，自成齋戒。」所以經中有說散亂心、非三摩地心憶口持者，都有金剛王的護法戒護，更何況決定菩提心者更有金剛護法神眾的保護，以及後面功德的顯現，所以「決定菩提心」乃是重點。

我們看此段經文前有說：「十方如來因此咒心，得成無上正遍知覺。」而此咒心指的就是一切萬法的本源——第八識真心如來藏，能夠對真心如來藏生忍而持守者，也就是親證實相而能轉依、心得決定者，是名決定菩提心者，即是持守楞嚴咒心者，名真持咒者，所以《楞嚴咒》、《大悲咒》的真實持誦者，真實持楞嚴咒者，乃是大乘見道後的菩薩，能夠「決定菩提心」故，因為真實見道的功德而能讓過去破戒之人，能夠透過轉依真如而做實相懺悔，而令「戒根清淨」等功德顯發。再者，對於咒語的持

守有分為理持及事持兩個部分，本報創刊號曾有冷無煙師兄以大悲咒為例，專文介紹這部分的差別與要領，有興趣者可以去請閱來讀，其中有說：「若欲真識觀世音菩薩之苦心者，不應執事廢理，不應只信經中事持之語執為全義，應全經皆信，方是真信受者。」這就是我們面對咒語持誦的時候應該有的態度與認知：必須理事圓融，不偏不廢，才能圓滿具足持咒之功德，不是單憑事持即能圓滿功德。對於《楞嚴經》中甚多重要法義需要說明，此處限於篇幅，無法全部回答，且平實導師曾開示過此經的要義。我們期待 2009 年開始出版的《楞嚴經講記》早日問世，聞熏其中深妙的法義。

對於持咒多年的宣化法師卻說錯法，肇因於他沒有因緣可以親證實相，而只能事持楞嚴咒，無法理事兼持才有此弊。而您例舉的那位同修，從您的描述，可知此人乃是「依語不依義」，還不解無相念佛的行門乃是源於《楞嚴經》〈念佛圓通章〉，也沒有如實的了知《楞嚴經》所說五十陰魔的真實義理與法相，故作此論斷；因為這裡是五濁惡世，眾生本來如是，也不足為奇。所以我們應該要把道理講清楚，避免凡夫因見取見與慢心的障礙，而又造惡業誹謗。且平實導師在《真假開悟》前言曾開示：「這裡是五濁惡世啊！命濁、眾生濁啊！最難對治的是見濁。」五濁惡世的眾生最難對治的就是見濁，所以眾生是因為對於法界實相的不如實知，故由此邪見無明而淪墮六道，我們當接受這個事實，而努力去救度他們。

對於任何人破了戒以後，都可以重新受戒得戒，受戒得戒的功德無法抹煞，但是誹謗賢聖及破戒之業是否受報，得要看屬性罪、戒罪、根本、方便、成已等許多的因素來判斷，並且看其事後是否有如法懺悔與滅罪，我們認為只要在捨壽前如實的發露懺悔，轉謗法而做種種護法之事，都來得及補救；早日知道過失，早日懺悔補救，以免捨壽時才想做而為時已晚。對於懺悔部分的法義，我們在之前有很多期〈般若信箱〉都說明過，請有興趣的菩薩請閱之。

- ☒五、我看到很多佛教書、報刊，總有幾頁印滿了功德芳名、助印錢數。佛再三教導我們要不住相布施，我們又何必計較自己的名字、錢數是否被人所見呢？如果不印這些，可多印很多佛教書、報刊。而且一份報刊浪費這點油墨、紙張，每年多期幾萬份浪費的就非常驚人了。因果報應，絲毫不差，我們浪費資源，也會有因果的啊！報刊是面對全國讀者的，卻有很多是當地當時佛教活動的內容，這對外地讀者或幾年後看到此報刊的人又有何意義？不如刊登念佛感應錄、往生錄，永遠有閱讀價值。經過輾轉流通、傳閱，可讓成千上萬的人一入眼根，永為道種，成為將來往生極樂的因緣。看了幾期從臺灣寄來的《正覺電子報》平面版，也有這個情況，當地當時的內容網上公佈一下即可，無需登在每期幾千本的刊物上。

答：您所提的功德芳名錄、助印金錢數目等現象，《正覺電子

報》平面版從創刊號到今天，都沒有刊登過任何功德芳名錄之事情，以後也不會有；正覺同修會印行的結緣書中也一樣不曾有這個現象，可能您是把看到其他道場的書刊印象，誤植到對我們書刊的印象中了。我們也就是秉持您所說的「無浪費、實在、無相布施」的這種精神，所以沒有您所說的問題。至於《正覺電子報》原本只有網路電子版，故名電子報。然而在許多會員及學佛讀者當中，也有為數不少的學人，因種種的原因無法上網閱讀，希望我們能夠出版平面版供其閱讀，這樣也可以讀到許多的法義與最新的同修會活動公告。這是為了許多無法上網訂閱的讀者所施設，因為這類讀者也有許多是同修會共修的學員，所以我們在紙本平面版的佈告欄所公佈的事情，乃是最新的活動消息與重要訊息通告，並且也有前期錯別字勘誤表等公告，這些都是必須的。如上所說，許多的同修乃是透過這樣的公告而得知正確的訊息，故不可因為節省而忽視這些讀者的權益，如此就本末倒置了。因為《正覺電子報》當中有許多精彩重要的法義述說，所以許多人把手中的紙本版寄給自己有意緣的親友、道友分享，想把當中很好的文章分享給學佛人，使其聞熏正確的知見，就算是大陸與國外的菩薩也是一樣。您在大陸所收到的《正覺電子報》應該是這種情形，發心寄送給您的菩薩，主要立意不是在告知活動訊息等，而是分享正確勝妙法義的法布施，故不可誤會。假使您想要大量減少紙張浪費而保護森林、環境，照顧森林中的動物，最好是請求印順派及藏密的大師們停止

繼續印行書籍，也請那些未悟言悟而繼續誤導眾生的大山頭法師們停止印書誤導廣大學佛人，一則可以照顧到樹林的生息與環保，二則能減少或終止他們誤導眾生、戕害眾生法身慧命的惡行，一舉兩得！您可以考慮寫信呼籲他們，成就您推行環保而照顧森林動物的功德，也間接的減少誤導眾生的行為。至於本會印行的書籍，比較四大山頭及藏密，雖然書的種類很多，但數量上比起他們來，本會可說是數量極少的；而且本會的書籍也都是正法而沒有絲毫誤導眾生之處，並且能將正法種子深植有緣佛子心中，促成早日斷我見、早日明心的結果，功德極大！比起他們所浪費的資源來說，本會弘揚正法所使用的資源，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有智慧的您應該會認同才是。

☒六、請問耶穌歷史上是否真有其人？佛子遇急難、恐怖時，唸觀世音菩薩，即得解脫。那基督教徒遇險時，唸上帝是否有效？因為韓國總統金大中過去為民主奔走時，遭政敵派出的特工綁架，特工捂著他的眼，要把他丟進海裏。他就默默祈禱，然後他就看見黑暗中耶穌的形像一閃。然後天空中突然出現美國人的直升機，殺手慌忙丟下他跑了。他得救了。

但是也有不少猶太人認為上帝最終遺棄了他們，否則就不會有 600 萬猶太人慘死於希特勒手下。我想問的是：「如果猶太人被殺時，唸上帝無用。唸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會來救他們嗎？但觀世音菩薩為什麼不告訴他們：你們至誠唸我之名號，即可得救，以

至讓他們臨死前連求救的信號都發不出來？」

雖然我在問蕭老師，但其實我也可能知道它的答案。因為印光法師曾針對有的佛子抱怨佛菩薩不靈，不保佑自己時說：佛菩薩之意非凡夫所能知。佛菩薩非不能顯神變，無奈眾生業重。雖有 600 萬猶太人慘死於集中營，但更多的猶太人仍一如既往的堅信上帝。他們相信，他們作為有罪的個體，即不可能也不應該去揣摩上帝的旨意。因為，上帝所做的一切，都非有罪的個體所能理解，而上帝的智慧深不可測，上帝的愛廣博無邊。而這就是他們的感恩，他們的希望。我以為，此時東西方聖人的教誨都是一樣的。不知蕭老師意下如何？

答：西方歷史記載有耶穌這個人，但是否真有其人？而且受到壓迫、死於十字架上，只因他自稱是王，而與人王起了衝突；但這問題於我們修學佛法的增上無有幫助，所以我們也不必去查證探討歷史記載的真假。至於「解脫」與「世間危難的解危」有不同的意涵，眾生多不瞭解其中的差異，只能在世間法的危難救助上用心。凡夫眾生不知道「三界生死、淪墮六道」才是真正的大危難，至於您所舉韓國金大中的例子，乃是報章雜誌所說，事實是否如故事所說？尚待查證；而美國人前來救助他，是否在他求助上帝以後才出發的？是否因為他求助上帝的緣故才做的？也是您可以思考的問題之一，但這問題比起真實可以修證的佛法，對我們來說，似乎是顯得微不足道的。其實政治人物的故事真假常常很難斷定，這牽涉到許多的政治手段與

背景，也有利益衝突的考量，非我們討論的範圍。

再者，佛教對於救度生死的問題，與基督教等一神教所述有極多的不同；佛法乃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法門，而耶穌所倡的基督教頂多則是欲界天的人天善法；所以觀世音菩薩所救度的「生死苦難」不是僅有凡夫所知的表面生死解厄，乃是解脫三界分段生死苦，甚至變易生死苦；這個不是其他宗教，如基督教等所能做到的，故不一樣。

而您所舉出的例子，牽涉到眾生共業的問題。我們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這個世間有許多人的命運不同？」大家所受的苦難，並非一神教聖經所說的，由上帝瞋心而作所導致，更不是由大慈大悲的佛菩薩所作，皆是我們自己所造的共業自業種子的成熟現行；猶太人被希特勒屠殺，正是經中所說的刀兵劫的災難。我們看《長阿含經》卷二十二說：「斯由其人常懷瞋怒，害心相向，無慈仁故，是為刀兵劫。」佛已經舉出刀兵劫發生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得到，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是否「常懷瞋怒，害心相向，而無慈仁」？若是，則不可避免的，未來因緣成熟時，一定會相應刀兵劫的生起，這是法界因果的定律。諸佛菩薩及觀世音菩薩救度的重點乃是在這裡，是要救度眾生解脫生死之苦，離開刀兵劫及一切苦難而趣入真實清涼的實際。如果一個眾生「常懷瞋怒，害心相向，而無慈仁」，難道要救他來繼續殘害眾生嗎？顯然不是！是應該救度他轉變邪見為正見，如此才是真正的救苦之行，這個乃是

佛教不共外道的教誨之一，所以不可以說「此時東西方聖人所教誨的都是一樣」，佛所說的義理清楚，非您所類比的情形。而且上帝對聲聞初果斷三縛結的見地，是仍然無知的，就別說祂對阿羅漢、辟支佛解脫證境的了知了，更別說是菩薩的般若、種智證境，以及諸佛四智圓明的無上智了！所以把凡夫本質的上帝拿來與佛、菩薩相提並論，不是很適當的說法。

☒七、第 29 期《正覺電子報》有一段話解除了我學佛幾年來的困惑。就是為什麼在佛教故事裏，動物會說人話。幾乎在所有的佛教書裏都沒解釋這個問題，以致於很多人看後都把它們當成虛構而非真實的故事，故不能生信。建議你們以後在編輯佛教故事，若涉及到動物時，覺得有必要就加上這段話，以使廣大未生信的眾生生信。

經云：持大悲咒者，若風吹其人，餘風吹蟲類眾生，則此蟲類眾生亦可往生極樂，蓮華化生。而有則佛經故事是：釋迦佛觀一隻螞蟻，說此蟻雖經過七佛出世的久遠時間，仍為一隻螞蟻。但大悲咒既有如此神力，那釋迦佛一持唵大悲咒，此蟻即可往生。如此簡單，何樂不為？又，《楞嚴經》云：持楞嚴咒者，若於父母之身不得心通，十方如來即為妄語。那是否可以說，如果不停地唵楞嚴咒唵下去就能明心見性？但我有時一天唵三十遍，把嗓子唵啞了，覺得還是貪、嗔、癡依舊啊！

普賢菩薩教導我們要隨順眾生。《華嚴經》云：菩

薩令一切眾生歡喜，則令諸佛如來歡喜。但同經中還有一段卻說：菩薩當遠離出家在家一切凡夫。這讓我感到無所適從啊！

答：1. 謝謝您的建議，我們以後會加上這一段的開示。

2. 大悲咒、楞嚴咒的神用殊勝，經中說明很多，且有許多人持誦而相應其功德，但對於咒語持誦應有理持與事持的部分，如同問四所回答。但是經中所說持咒功德乃是自己持咒，而非佛菩薩及旁人幫你持咒；對於您所舉的例子，表示您對於經文與咒語有誤解，《大悲經》前面有說：「如是等一切惡業重罪悉皆滅盡，唯除一事：於呪生疑者，乃至小罪輕業亦不得滅，何況重罪？雖不即滅重罪，猶能遠作菩提之因。」必須於「咒心」不生疑蓋，這個部分同問四所答，決定菩提心者得以具足理事圓滿的功德，不然只能有局部事持「遠作菩提之因」的功德。若想要持咒而證悟般若，必須先理解般若波羅蜜正理，才能獲得心通，心通就是開悟般若而了知實相心。如同念佛法門的一行三昧一樣，可以在持名念佛之中悟入般若而見法身佛——自心如來；但前提也是一樣：要先聽聞般若波羅蜜。並且所聽聞的般若波羅蜜，必須是正確的，如果是聽到錯誤的法義而產生錯誤的知見，就永遠不可能心通，只是以持咒作為未來世獲得心通的遠因了。

又《菩薩優婆塞戒經》卷三開示：「是一惡人因緣力故，令外一切五穀果蓏悉皆減少，是人殃流及一天下。」所以一個人造惡的因緣力能夠影響共業有情及器世間，同

樣的道理，持咒造善亦復如是，因為持咒功德福德能夠庇蔭其他共業眾生得利，然受庇蔭者與持咒者來比，功德差異甚多，但前提是所持的咒必須是正教中的咒，若是藏密中多數的咒，都是取自外道的鬼神相應咒，就不可能有正面的功德力。若此世界大多數人已經斷我見或親證實相，亦即從理持上面而真實持守大悲咒心、楞嚴咒心的人有很多的話，同樣的可以改變整個器世間的共業，也會影響其他眾生而趣向善道，這也是我們學佛人該努力的地方。

3.在第十一期〈般若信箱〉問五的回答中，所舉《大智度論》卷十七的教證，與您的問題相同，「因此，菩薩為了修證禪定，獲得真實的智慧，不得不暫時遠離眾務、憤鬧之處，等到成就禪定、智慧，再回到眾務、憤鬧之處，與眾生同事，攝受眾生；時機、因緣不同，而有不同的作法，這是沒有過失的。」所以《六十華嚴》所舉的兩段經文乃是菩薩在不同的位階，前後時期所主修的課題有所差異，但是並沒有衝突的地方。

☒八、我修行已有一段時日，平常以念大悲咒為主。有一天我突然發現，看到許多心念一直從內心升起而後又消失無蹤！這些念頭，有的是有文字，有的是沒有文字，純粹只是感受。這些心念與感覺的出現有長有短，而且出現後又會隨著時間而消失。又發覺這種心念與感覺是因為我的六根與外在的六塵相接觸時，才會出現的一種現象。我每天都看著這些念頭與感覺的生起與滅亡。當感覺生起時，才会有我的存在，當感覺與念頭消失時，就

找不到真正的我了！因為我感覺那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怎麼會如此時有時無呢？真正的我難道須要藉著這些六根與塵境的接觸才會出現嗎？也因為如此之後，反而不在乎這些心念的感覺了！因為會消失嘛！不管是聽到惹人生氣的話也好，或是讓人生起喜愛的語言、物品也好，或是恐懼也好，總覺得這些事並不真實！所以後來就變得越來越不在意這些感覺了！外界的一些人事物，對我都起不了什麼興趣，變得淡淡的。

請問：1.我這種心態，究竟是什麼心態？2.我是否修錯了？該如何改進？3.我今後該如何導正才能入修行正行？4.像我這種心態，若是不改，以後會變成什麼？乞請為我釋疑！我已困擾很久了！謝謝！再謝謝！不勝感禱！

答：這個問題我們以前曾經為別人回答過了，請您去查閱本報第二十八期的〈般若信箱〉問十一。再者，從您的經驗，就具足的證明識陰見聞覺知的虛妄性，因為五陰中的每一陰都非真實，乃是虛妄無實的，屬依他起性暫時而有。如果有正知見或者善知識的指導，就可以對於五陰的每一陰，透過深入的現觀證實，尤其對識陰的虛妄無常無我，更能深入的觀察證知。而親自實證五陰十八界的虛妄性，即可斷除我見，得證解脫道的初果證量。這個部分的法義與觀行要領，在《識蘊真義》與《阿含正義》當中有非常詳細的開示，建議您請閱此兩本著作，詳細閱讀，並思性整理，當依書中所示法義與觀行要領，更精進、更深入的

如實觀察，如此初果斷三縛結的功德乃是唾手可得。

☒九、何謂「輪寶」？其種類及功用為何？又修行至何境界才會有輪寶？其又如何出生？懇請詳細解說，謝謝！

答：輪寶乃是轉輪聖王的七寶之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二一：【須菩提！譬如轉輪聖王，若無輪寶不得名為轉輪聖王，輪寶成就故，得名轉輪聖王。五波羅蜜亦如是，若離般若波羅蜜不得波羅蜜名字，不離般若波羅蜜故，得波羅蜜名字。】其他有關輪寶的問題，我們再列出一段經文，當中說明甚詳。《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三：【王言：「大師！轉輪聖王依何因得第三輪寶？」答言：「大王！轉輪聖王依離瞋心不善業故得彼輪寶，所住之處自然降伏，得大勝樂。」王言：「大師！云何名為得大勝樂？」「大王當知，轉輪聖王所有輪寶具足，能有五種功德。何等為五？一功德者，彼輪寶體純閻浮檀金，具足千輻、廣五由旬，顯現世間如第二日輪。二功德者，彼輪寶去飛騰虛空無能障礙，一日能行八千由旬。三功德者，隨順轉輪王心中念欲，詣四天王行四天下：南閻浮提、西拘耶尼、北鬱單越、東弗波提。時彼輪寶，隨王念處即飛虛空在前而去，依彼輪力，四兵象馬及車步等，一切悉皆飛騰而去。四功德者，所有不伏轉輪王者，王若心念，而彼輪寶，隨所念處即飛而去，悉令降伏。五功德者，彼輪寶勢無有敵對，一切小王見者降伏，以轉輪王依法修行離瞋心故，是名轉輪聖王輪寶之用，令王受於最勝大樂。」】又證悟菩薩若出生於天界中，由異熟果報故，隨其修證高下而有輪寶：鐵輪、

銅輪、銀輪、金輪。若生在人間則無，故人間的別教菩薩須在三地滿心位生起意生身以後，才有輪寶，人間菩薩要依修得而非依異熟果得故。《華嚴經》亦說：【一切法界功德王，白業成就為輪寶。】此處篇幅所限，無法舉出更多的經文為您說明，只能簡略回答，若要知道詳細說明，可以去請閱《大方廣佛華嚴經》及《大寶積經》。

☒十、近期報紙上曾經刊登有兩個頭的人。請問他們是一個色身，兩個如來藏，還是一個如來藏？如果是一個，那麼連體人，成功分離後，為什麼兩個人都可活？要是兩個如來藏，那麼可以兩個如來藏執持一個色身嗎（有些人是兩個大腦公用一副內藏）？為了健身，能否練一些氣功？無相念佛，好像也應該能起到一些健身的作用，是嗎？

答：1.一身二頭的畸形人，通常是由於同卵而有兩個精子進入，但分裂情況產生了異常而無法完全分開所致；至於是否為同一人或是二人，應依勝義根為判定的標準，不是依扶塵根來判定。依您所說的情形來看，是二個有情的如來藏住持，因有二個勝義根而共用一個色身；若是扶塵根也具有二個，並且在分割以後都足夠維持生存應有的條件，也是可以兩個人都存活的。

2.練氣功得要看您是以什麼樣的動機與心態去作，若以健身的方式來作，乃是與運動屬同一類的，與一般的跑步、游泳、體操類似，這與學佛乃屬兩件事情，並無妨礙；若

是貪著氣功所相應的有為境界，那就變成對色身、壽命的執著，反而成為修學佛法的障礙，這個部分得要確定清楚。

3.學習無相念佛，每天一段時間的無相憶佛拜佛，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要領就是色身放輕鬆，而覺知心專注於憶佛的念，如此身心皆輕鬆的狀態下，對於繁忙的現代人有紓解壓力的作用；再者，無相拜佛動作極慢，所以對於筋骨的舒張有很大的幫助，具有類似健身瑜伽的功效；三者，無相念佛的專心一境修法，會產生定力而使原有的氣功增長，有人會因為無相念佛而使前世所修氣功自動發起，達到氣功健身的效果；四者，因為長時間的憶佛，能夠使得自己的覺知心都是緣於您所歡喜憶念的佛菩薩，這樣必將與您所憶的佛菩薩相應，達到經上所說：「香光莊嚴」的功德，同樣是對於身心的健康有幫助，因為已蒙佛菩薩冥中加持故。

☒十一、無盡燈論壇上有善知識開示：發起、圓滿菩薩種性的甚至比明心見道還重要，菩薩種性發起不足的行人即使僥倖明心了，也容易成為退分菩薩。能否請老師開示：菩薩種性的義涵是什麼？如何發起、乃至圓滿菩薩種性。

答：菩薩種性的義理與內涵，平實導師在《明心與初地》當中已開示許多，這個乃是十行位性種性菩薩的主修：「發起菩薩性、伏除異生性、具足十長養」，也就是「長養菩薩應該有的聖性」，亦即在完成習種性的修習，遠離習種性的凡夫習氣與熏習進修上地該有的知見以後，離開了習

種性，進入性種性的十行位當中；十行位的性種性菩薩，「性」乃是重點，也就是得要發起「菩薩性」，你的身口意「行」得要轉依如來藏的「本來性」、「涅槃性」、「清淨性」……等種種無漏體性，身行、口行、意行都是展現菩薩性，都是菩薩行，如此才是性種性具足的菩薩，如是次第親證與具足圓滿完成性種性的現觀功德與資糧。所以性種性的菩薩，也就是十行位的菩薩，除了要發起菩薩性之外，還得要注意，這十個位階又叫做「十行」，既然叫做「行」，那「行」乃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得要將你的「菩薩性」在身行、口行、意行上面顯發出來，甚至長養擴大，所以十行位又有一個名字叫做「十長養」，從發趣到長養；那顯然這位菩薩不僅僅發起菩薩性、發起菩提心，還將此菩薩性擴大長養，而落實在自己的身口意行當中，不是只有十發趣的發起而已，還得要在此十長養的位階當中成長，那就是得要不停地為眾生做事情，不停的讓菩薩性的法水，澆灌在您的身口意三行上面，使得您的菩薩性已經長養成就，再進入道種性的位階，成為十迴向位的菩薩。

道種性的修行之一就是要廣集入地所需的無量福德，但是廣集福德的方式卻得要心心念念迴向利益眾生，而不是為了一己之私而作，要迴向眾生成就佛道的一切願行，也就得要有修道性的建立；菩薩修道性就是要破邪顯正，但是破邪顯正後面還有一句話，那就是救護眾生；破邪顯正的作用乃是要以悲心為基準，念念迴向救護眾生，所以叫做十迴向，是從初迴向位將一切身口意行都迴向救

護眾生遠離眾生相，從這件事情開始實修，不可以眼看著眾生繼續落入眾生相中而無動於衷。透過十迴向救護一切眾生的菩薩行願與善淨行，這些善淨業行的種子記持在自己與一切你所利益眾生的如來藏中，由一切受您利益的眾生如來藏與自己的如來藏，替您集存入地及未來成佛的福德資糧種子，未來入地所需的福德與未來成佛的無量福德都是由此開展出來。

菩薩三大無量數劫的普賢行，有一個部分就是福德莊嚴的資糧修集；佛乃是兩足尊，福德莊嚴具足、智慧莊嚴具足，都由因地攝受眾生而成就的。攝受眾生就是攝受未來成佛時的佛土，這個部分平實導師在開示《維摩詰經》的時候曾作許多解說，我們共同期待未來《維摩詰經講記》的出版。同樣的，這個部分乃是要以轉依如來藏的體性為主，才能無私、無懼的摧邪顯正，救護一切學人遠離蘊處界我等眾生相；如來藏猶如金剛一般，所以十迴向位又叫做十金剛，也要具體的表現出金剛心的修道前方便；唯有如此金剛性，才能堪任未來入地荷擔如來家業的大任！因為初地入地心乃是見道圓滿位，又名通達位，也同時進入修道位；在進入修道位之前，必須具足十迴向位金剛心的道種性資糧與親證三種現觀功德的圓滿，如此才能進入地上菩薩的聖種性位階。

因此大心的佛弟子應該發起這樣的大願，並且以荷擔如來家業的使命為己任，方能具足菩薩種性的圓滿。若無菩薩種性，而是聲聞種性或者凡夫異生性，雖往世少有福

德因緣，此世得遇善知識加持幫助而見道，也無法堪任菩薩瓔珞莊嚴的貴重，未來退失菩提心的機會還是有的。所以明心見道乃是資糧與加行的果，乃是了因，而菩薩種性的具足乃是生因，所以圓滿菩薩種性更是重要；因為有了菩薩種性，明心見道只是遲早的事情；若沒有具足見道應有的菩薩性，想要開悟明心是不可能的，縱使悟了還是會退失而謗法的；這個部分的法義，平實導師在《優婆塞戒經講記》有多處開示，無盡燈網站那位善知識的說法是符合正理的。故在此勸請大心的菩薩，欲圓滿自己道業所需的菩薩性，當請閱《優婆塞戒經講記》各輯，仔細閱讀思惟，並以書中法義在自己的生活中切實履踐，必能圓滿成就性種性之功德，乃至成就未來入地或者成就佛道所需的瓔珞莊嚴。

☒十二、《佛說阿彌陀經》裏的「出廣長舌相」是什麼意思？

答：廣長舌乃是佛地三十二大人相之一，經中說：「出廣長舌以自覆面，左右舐耳縮舌入口，五色光出繞身三匝，滅於頂上。」此乃唯佛地才有的圓滿功德相。再者，佛之廣長舌相殊勝於轉輪聖王之相，因為佛乃是證得一切種智，具足了知一切法的實相，無有一法不如實知，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大悲三念、四無礙辯、十八不共法……等無量無邊的功德，能夠應眾生根器深淺，而說無量無邊的法要來利益眾生，沒有不受度者。如《僧伽羅刹所集經》卷二：

【是時，世尊有如是廣長舌，未曾有虛，善色不可壞，如

阿舒伽樹華（無憂），猶蓮華葉極軟細滑，亦無羸言獷語，除去婬怒癡患，生安詳處，歡喜愛樂，禁戒成就，有所宣說無不得度者，以法智濟拔貧窮，於想味婬怒癡得解脫，皆是本行所造，如來舌相皆悉覆面，甚奇甚特。於是便說此偈：「百福所造行，如來舌第一，齒唇悉平正，常吐甘露法，若得若干味，妙色及不妙，悉能分別味，次第不失序」】所以《佛說阿彌陀經》中所說六方（或十方）世界等恒河沙數量的諸佛如來，都具足此廣長舌相度化眾生，也能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法度眾，佛佛道同而說誠實言：「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顯現出諸佛此一殊勝大人相的廣大功德。而在理上也可以說：有廣長舌相，就是為眾生說法時，不論是聲聞菩提、緣覺菩提、佛菩提法，都可以深廣的宣講。可以稱為理上的廣長舌相。



教學組公告

茲有增上班學員廖永正、釋見安（張佑安）二人，對於平實導師所勸誡「弘法應當善觀根器、應受本會指派」之事，置若罔聞；急欲建立自己專屬之道場，或係好為人師，或係愛樂名聞利養；於告長假離開本會後，或是尚未告假離開本會之前，即已公開領眾、舉辦禪修、為人助悟，而皆不觀求法者之因緣是否具足；如此急切建立個人弘法事業，而非用心於破邪顯正上面，不願作破斥常見、斷見之行為。此二人未經會中觀察、派任義工、職事磨練等過程，亦未擔任助教熏習度人之方便善巧，即將最勝妙之佛菩提見道勝法，於極短時間之共修中，輕易授與福德未足、性障未除、知見不具之會外初學人士，成為虧損法事、虧損如來之重大惡業。此等事實既是虧損法事、虧損如來之重大惡業，屬於違背世尊保持覆護佛菩提密意之嚴重事件；本會一本愛護學人及彼二位當事人之初衷，於獲悉事實後，曾以信函表明立場，說明如是事實，委婉相勸。然此二人皆不接受，都不肯認錯，反而自認為有理，不思改過。

此事已經提報親教師會議決定：應除去彼二人之增上班學籍。彼二人既已聲明離開同修會，又嚴重違背世尊告誡，將佛法密意隨意傳授與因緣尚未具足之初機學人，亦已違背禪三宣誓文所立誓願；其中一人並且在會外處處與人發生嚴重爭執，導致不同受害人來函一再申告，造成本會名譽嚴重受損。本會獲悉後，經提請親教師會議一併討論，作成決議：應撤除其增上班學習資格，原有上課證應予撤銷；本會以後之布薩羯磨，亦不應再允許彼二人參加，直到未來再度成為本會成員，並且如法羯磨完成時為止。茲依親教師會議之一致決議，公佈如上。

正覺同修會 教學組 2006/11/11



正覺電子報

發行：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輯：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譯組

地址：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網址：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訂閱：<https://www.enlighten.org.tw/epaper>

電子信箱：awareness@enlighten.org.tw

電話：台北講堂 (02)25957295 (總機)

新竹共修處 (03)5619020

台中共修處 (04)23762138

台南共修處 (06)2820541

高雄共修處 (07)2234248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 (909)595-5222

◎ 免費贈閱，有著作權，非經本會

或作者同意，不得轉載或刊印 ◎

2006 年 11 月 16 日網路電子版出刊

初版五〇〇〇冊



解脫道的四個果位：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係以斷我見為基礎，進一步斷除思惑。

佛菩提道則係以明心為基礎，由於福慧的圓滿，最後證得究竟佛果。目前的佛教界，錯解佛法的情形非常普遍，平實導師以道種智的證量，領導正覺同修會勝義菩薩僧團，介紹佛法二主要道：解脫道與佛菩提道，讓佛教的法義與道次第清楚的呈現在世人面前，在當今佛教界中，極為稀有難得。

正覺電子報亦復如是，闡述佛法正義與修證經驗，普願有緣的讀者均能深入甚深法義，自渡渡他，終能圓滿究竟的佛果。